

閩

王外傳

式

閩王外傳

朱貞木著

長武俠
篇

關王外傳

第二集

朱貞木撰

第一章 鬼見愁的山溝

上集五龍山高家溝出事，李自成母舅高迎祥與半截觀音九節狸蕭老二等，被歸德堡皇莊余總管用計軟困，派兵押解洛陽王府，活閻羅馬二先生和衆弟子在雙泉堡聚會，暗地定計，預備在九曲坂險要處所，幫助翻山鶴高傑曹操羅汝才混天猴袁時中等攔截囚車，救出高迎祥等，同時李自成李過李錦叔姪三人夜入艾府，巧遇笑面虎馬思忠，合力殺死艾同知，手刃父仇，縱火焚樓，安然退出城外，和師兄白九鶴會合，同赴九曲坂，大舉劫囚。

三更已過，夜靜月朗，碧天如洗，白九鶴領着李自成等走向城郊，在一處荒林破廟內，牽出白九鶴預備停當的三匹駿馬，四人板鞍上馬，潑刺刺向九曲坂奔去，從這條路到九曲坂，仍然要經過雙泉堡外，四人一路飛馳，經過雙泉堡時，忽見一匹馬從堡後龍角山山脚下，飛跑下來，橫堵裡奔到四人跟前，馬上的人也蒙着黑帕，白九鶴一看來人背上一口劍一張弓，便認清是三師兄神彈子賀人龍，賀人龍向四人一揚手，一催馬腹，和白九鶴並騎而行，兩人悄悄說了一陣，賀人龍一伏身，快馬如龍，好俊的騎術

，略一控縱，箭一般先向前面絕塵而去，白九鶴却不慌不忙的按轡徐行起來，李自成不解，忍不住向白九鶴問道，「帥兄，三帥兄跑得怎麼急，我們怎不追蹤而上？」白九鶴笑道，「我們還有事，皇莊的人大約要四更後才到哩，忙甚麼呢」。

四人這樣走了一程，離九曲坂還有一二里路，已經走入陡峭的山道，馬前峯槽插大，山影重重，雖然連年大旱，山坡嶺脚的森林古樹，大約山泉不涸，土脈膏潤，居然還葱鬱蔚秀，山風陣陣，樹聲如濤，可是脚下忽高忽低，路隨山轉，已難馳驟，四人剛轉過一座山脚，猛聽得身後來路上，蹄聲隱隱，急馳而來，白九鶴一躍來馬，向李自成說，「你們快下來，把牲口藏在近處樹林內，我們暗伏在山道兩邊，且看來騎是何路道，回頭聽我招呼行事」，李自成等依言行事，恰好站立所在，兩面山脚，盡是大松樹，把四匹馬藏在松林深處，四個人掩在路口松樹後面，待人半晌，聽出兩匹馬跑到這段路上，已緩行下來，轉過山脚，越走越近，馬上的人，一面走一面談話，其中一個恨聲不絕的說道，「像艾同知這種人，惡人遭惡報，早該橫死，我們縣太爺却嚇麻了脈，聽了艾府幾個管事人的鬼主意，半夜三更，罰俺們弟兄跑這一苦差，誰知道皇莊的人來了沒有，餓着肚子，拚命的趕路，趕到甚麼地方爲止，如果直趕到歸德堡去，這可要俺們倆的好看了」，另一人喝道，「你胡說甚麼，依我看，今晚艾家的事，真有點邪行，偏湊巧，幾位王府侍衛，都離了艾府，據說是迎接皇莊人馬來了，看情形今晚皇莊人馬必到，俺們犯不上拚命趕路，好歹磨蹭到時候，迎頭碰上了人馬，只要把話遞到，便鬧翻了米脂城，也沒有兩

們的事」，聽口風兩人存心耗時候，緊一步，慢一步，騎在馬上聊起閑天來，剛走到兩山交叉處，癩的幾條黑影，從樹林裏竄了出來，攔住馬頭，更不答話，老鷹擊小雀般，從馬上抓下來，解下兩人自己的綁腿布，四馬攢蹄，細個結實，還割下衣襟，塞住了嘴，提向樹林深處一放，兩匹空鞍馬，也趕入林內，這兩人兩馬，是否喂狼喂虎，只好聽天由命了。

四人處置了那兩個人以後，從林內拉出自己馬匹，依然下路，白九鶴說，「我們三師兄在你們進艾宅當口，他便暗地跟着你們，怕你們萬一有點失閃，他可暗中接應，所以你們做的事，他都知道，你們離了艾宅，他還在那兒暗探動靜，米脂縣太爺在艾宅派人飛馬趕來，想迎頭飛報皇莊來人，一半是向福王府人們討好，一半推測艾同知死得巨測，不能不通知福王府侍衛們押解人犯，沿途多加小心，所以我們只可把這兩人留在這兒，免得誤了九曲坂的大事，現在前面離九曲坂不遠，我們緊走一程罷」，白九鶴話剛說完，前面山道上影綽綽馳下兩條人影，並不騎馬，脚程飛快，眼之間，已到面前，一看蒙着面，便知自己人，雙方一打招呼，才知是二師兄飛虎劉體純四師兄藍田玉李岩，四人慌跳下馬來，飛虎劉向他們說，「剛才賀師弟已把你們得手情形通知我們了，很好，我們兩人奉師傅之命，在九曲坂一帶勸一下，翻山鷓高傑泥天猴袁時中等率領幾十名夥伴，已經埋伏停當，聽他們說，松樹嶺張獻忠搶親率得力手下，將才趕到，在九曲坂僻靜處所，安頓下來，袁時中在那兒招待他們，還有八馬來的曹操羅汝才一陣風蕭二娘，人雖未到，已暗地派人，按站傳遞消息，他仍本是驛

子真還不錯，時時有消息傳來，現在得和臬莊人馬離九曲坂還有幾十里路，大約不久可到。李師弟領你們去見大師兄，我們的人怎樣分派，何處藏身，你們一切聽大師兄吩咐好了。」

匆匆自去。

白九鶴等牽着各人自己的馬，跟着李岩走了半里多路，李岩並不向前走，轉入峯側，一條羊腸小道，灣灣曲曲的走了一程，又走上一條陡峻的山嶺，越走越高，穿過一片松林，嶺脊上起着一所小屋子，原來是座山神廟，廟門口立着一個蒙面人，李岩首先喊着「大師兄，白師弟和李師弟們來了」，萬里鵬田見秀向李自成叔姪三人說道，「我們師傅有事他往，叫我在這等候你們，算計時候，再有半個更次，囚車可到，請諸位師弟記住，這座山神廟，是我們事後集合處所，特地留下幾個伙伴，在廟後看守我們的馬匹，這座山嶺，從左面走下，轉過一道峯脚，便是九曲坂最峻險之所，車馬到了此處，便沒法快走，因為地形特異，峯巒對峙，形如山峽，而且一路懸崖危巖，犬牙相錯，下面灣灣曲曲的一條山溝，大約從前是條溪澗，後來陵谷變遷，水源改道，變成了現在的旱溝，做了通行的驛道，不過溝底冒出許多亂石岡子，車馬經過，一不留神，便有顛覆之禍，車馬到此，只可緩緩而行，土人把這段山溝，稱做「鬼見愁」，九曲坂一帶以「鬼見愁」這道山溝，最為險難行，這一段山溝，足有里把路長，山溝兩邊，叢林懸崖，正好埋伏人馬，而且居高臨下，俯瞰溝底，一目瞭然，翻山鎮泥人猴那般人，大半在「鬼見愁」南岸藏身，我們從此嶺左面下去，正合「鬼見愁」北面，昨夜師傅已有分派，三位李師弟專管

救人，只要釘住囚車轎車，不必管別樁事，尤其要注意轎車，也許那柄「懷爐劍」放在轎車裏面，能够先取到這件古物最妙，可以利用這柄利劍，斬開囚車，救人自然格外便利了，可是三位師弟千萬記住，不見賀師弟的「流星趕月」飛焰彈，無論看到山溝內甚麼舉動，不要妄動，我們賀師弟以神彈子馳名江湖，他那張鉄胎蛟筋神臂弩，也是一張寶弓，彈無虛發，可以打到二百步開外，他打出來的彈子，也是獨門製造，與衆不同，有澄泥澆的精鉄鑄的，最厲害的是飛焰彈，中雜硝磺引火之物，打到那兒，燒到那兒，今晚我們使用賀師弟的飛焰彈作爲信號，現在時光差不多，三位請先走一步，我和四師弟五師弟在此等候師傅和師弟到來再走」，李自成李過李錦領命便走，李自成忽然記起一事，回身向萬里鵬田見秀說道，「大師兄，我們用「流星趕月」飛焰彈做信號，正好，但是昨夜師傅不叫賀師兄在此露面露名，獨門飛焰彈一漏，不是叫人知道賀師兄在場麼」，田見秀笑道，「師弟想得很對，我們也見到了，可是賀師弟自己說不妨事，他這種飛焰彈，竊道一點，賀老前輩不准他使用，只在九華山燒過一條毒蟒用過一次以後，還沒有使用過，彈囊裏只存着有限幾顆飛焰彈，壓着囊底，所以江湖上只曉得神彈子的大名，還不知他有飛焰彈哩」，李自成這才放心，三人把背上包袱拴在各人馬鞍上，把三匹馬交與看守牲口的伙伴以後，向左邊嶺下走去。

三人依言行事，到了「鬼兒愁」那道山溝北面，在月光底下，細看這條山溝，寬窄不等，寬的地方，也有兩三丈，窄的地方，兩前峯脚伸下來，把溝道縮小了許多，窄窄的只容得一車一騎，而且長長

的一條山溝，並不一而足，如幾千隻腳，穿過大山，踏踏，踏踏，曲曲的，繞着繞着走，峯腳下又是突兀的，高，高，高，石頭旁邊刺棘叢生，牽衣勾足，非常礙路，怪不得行旅視為畏途，出名的叫「鬼見愁」了。

三人施展輕功，沿着北面峯脚，把長長的這條山溝山西往東，滑了一遍，那面東口便是皇莊人馬來路，沿路似有暗樁埋伏，有時南面峯腰樹林之間，人影竄動，透出脚步聲來，知是翻山鶴混大猴等大隊人馬藏伏之處，有一處離山溝很近的一片松林內，影綽綽也有不少人在林內閃動，林口還攔着駕轆的幾乘轎車，猜不出甚麼用意，把笨重的轎車，攔在此處，不過三人站在北面高處，自然瞧得出來，如走在下面山溝內，抬頭上望，有坡脚掩蔽，一時却不易看出，三人把這條山溝，查勘明白以後，並沒和南面翻山鶴等會面，檢了一處離山溝一丈多高的山坡上，藉着草木隱蔽，悄悄席地而坐，靜候事機到來。

山風陣陣，玉露霏霏，一輪涼月，高照層巒疊嶂之上，下面長長的一條山溝，狹窄之處，被山崖陰影遮住了月光，顯得黑黝黝的幽深莫測，峯腰深林之內，埋伏的人們，大約知道快到動手時候，已屏息無聲了，只偶然聽到遠處馬匹打噴嚏的聲音，在這萬籟沉寂之中，却埋伏着一片殺機，片時，山溝東頭飛一般奔來兩條人影，到了相近處，倏地停身，撮口作嘯，南面林內也發出同樣的嘯聲，溝內兩條黑影，立時躍上溝邊高處，沒入林影之中，李自成看出這兩人中，有一個身材瘦小，好像是女子，也許曹操羅汝才和一陣風蕭蕭二娘趕到了，這兩人一到，無疑的皇莊人馬便在後面了，果然，伏在坡上細聽，隱隱聽出有大隊輪蹄踐踏之聲，走近了九曲坂山口，片時，蹄聲得得，從東口溝道上跑來了兩人兩騎，到了險

窄處，一齊下馬，牽着馬一面走一面說着話，臨近了三人，伏身的坡下，聽得其中一人笑道：「當年橫行江湖的雙怪四傑，被大貓鷹二貓鷹一攪，也弄得處處提心吊胆了，押解這幾個沒名少姓的東西，也要小題大做，看是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了。」另一個哈哈大笑道：「你只要三杯下肚，天塌下來也沒你的事，你那知道裡面細情，凡事總是謹慎點好，不過我們打前站，一路倘進「鬼見愁」來，風平浪靜，一點沒有岔眼的事，過了這條山溝別無峻險處，再說此地離城並不遠，從來沒聽見此地有安審立櫃的，大約憑這姓高的也鬧不出甚麼樣兒來，我們也不必再淌下去了，免得耽誤時候，馬上回去叫他們安心起駕罷。」兩人一吹一唱，竟自回身，跳上馬背，在馬屁股上一顛一顛的走回去了。

兩個溝道的前站，走遠了沒多功夫，對面松林立時跳出許多人來，一齊動手，把林口駕駛的兩乘轎車，前拉後擁的趕下山溝，每輛轎車上點起一隻燈籠，當頭一輛，還插起一面鏢旗，旗上寫什麼字，瞧不出來，轎車前後擁着二二十個手手，各各跨刀背刃，在這隊人頭裏，站着一個大漢，背着一對鑿鉄滾杖，大約算是押車的鏢師了，暗伏坡上的李自成，已看出這位鏢師是翻山鷄高傑，翻山鷄原在二師兄鏢局裏充過鏢師，倒是當行出色，同時也明白這番佈置，主意相當的高，無異把這條山溝堵死了，在下面亮開鏢趙子的處所，正是這條山溝最窄處所，不用說有這二二十人，便只兩輛轎車一先一後攔着，已堵得滿滿的，對面再來一批轎車，誰也沒法過去了，再向東口一帶細瞧，這時也從南面峯腰搶出無數人影來，有一半越過山溝，在北面埋伏，李自成暗暗好笑，這法子是一頭堵，兩面擠，想把皇莊人們擠回

老家去了，李錦在李自成耳邊悄悄的說，「照他們這樣佈置，我們還得往東口挪，這樣一堵兩擠，囚車絕對到不了這兒」，李自成一想很對，三人從坡後溜了下去，向東挪了幾十步開外，瞧見那面沿溝長著一排公孫樹，樹雖不高，枝葉却非常稠密，藏在公孫樹後，可以沿着這排樹影，兩面移動，頗為合式，正想過去，忽見一顆公孫樹後，探出幾顆頭來，伸手向對面打手式，原來早已有人在那兒埋伏了，這當口，長溝東口，火光亂閃，宛似一條火龍，人聲蹄聲，響成一片，皇莊人馬竟已踏進山溝來了，李自成心裏一急，沒有功夫再細擇藏身處所，一拉李過李錦，便在岩脚幾株古柏後面，權且蔽住身子，兩面一瞧，也不知自己師傅和幾位師兄藏在何處，定睛向東看時，那條火龍似的人馬，已盤旋於峯脚山溝之中，大約山溝坎坷不平，移動得異常遲慢，相距尚有一箭的射程，遠遠從火光中，只瞧見一隊標槍上閃閃生光的矛鋒，和前面一隊騎在馬上的人影，囚車和轎車的形狀，一時還看不出來，只聽得車輪碾在石埂子上，發出軋軋的怪響，震得山谷起了迴音，再回頭瞧這面假裝的鏢子，黑黝黝的一隊人，依然紋風不動的站着轎車上兩隻燈籠的火光，因為前面有一條山脚擋着，對面不拐灣時還望不出來，三人都覺自己這顆心，微微的有點跳動，在艾宅手刃父仇時，只覺怒火直升，義無反顧，此時微覺不同，只覺轉瞬之間，便就血染山溝，雙方誰勝誰敗，尙難逆料，叮們叔姪三人，初次出陣，奉命負着奪寶劍劫囚犯的責任，萬一事情不順手，栽在皇莊人們手上，性命不足惜，我師傅師兄們的英名，都葬在叮們手上了，三人心裏這樣思索着，六隻眼珠却瞪得老大，釘住了逐步走近的一隊人馬上。

瞧着瞧着，漸漸瞧出那隊火龍似的人馬，最前面是一隊騎士，一對對，並馬而行，騎士後面是十幾名步行的鳥槍手，槍手身後，三輛轎車，兩輛囚車，一車接着一車，車輛兩邊夾著二三十名標槍手，後面幾匹健騾馱着東西，最後又是一大隊榆林撫標的步卒，標兵後面，還有四五個裝束不同的人物，騎着高頭大馬，押在後面，這隊人馬，少說也有五百六十名，從頭到尾，每一隊都舉着一對長柄燈球，和兩支松燎，把山溝內照耀得如同白晝，不過很整齊的隊伍，走到山溝狹窄之處，一對一對的人馬，只好排作單行，而且腳下一步高，一步低，越向前走，越是坎坷，自然而然把隊伍弄得參差不齊，零落不堪了。

眼看這大隊人馬，已入埋伏中心，兩邊峯脚依然毫無動靜，李自成叔姪却有點沉不住氣了，老伸手去拔背上兵刃，再瞧前隊騎士快到了自己隱身的溝下，燈球火把的光亮，已把近處一段山溝照得通明，那幾輛轎車囚車，還在十丈開外的溝道上，前推後擁，慢慢的移動，駕駛的騾子，奮蹄掙命，嗷嗷長嘶，吐氣如雲，因為這樣難走，隊伍未免脫了節，中間露出空擋來了。

這當口，猛聽得西頭一處山脚的後面，忽然有人振吭高呼，喊起鑼。子來，把「威武」二字，喊得抑揚頓挫，聲越林表。這一嗓子不要緊，把東面一大隊人馬立時鎮住了，從隊尾幾匹馬背上，躍起兩條人影，嗖嗖嗖，施展提蹤之術，一躍丈餘，掠隊而過，直奔隊首，前隊也跳下幾個騎士，提着白森森的紅纓鴨嘴槍，有一個槍上還挑着福王府紅油燈籠，跟着蹤躍如飛的兩人，向西馳去，可笑那面假充鑼師

的翻山鶴領着十數名「子手，若無其事的竟從山脚後面轉了出來，其中一個「子手，兀自賣弄精神，順風喊鏢，這邊奔過去的人，齊聲威喝「站住」。

一忽兒，雙方對了面，這面當先趕到的兩個勁裝衛士，兇眉怒目，一臉黑麻，一個是背插一柄軋把翹尖單刀，這人出名叫做黑煞神寶奎，一個是雷公嘴臉，瘦猴身材，背着一口喪門劍，這人叫做黑手郎登，這兩人便是福王府出名，蒲州四傑裏邊的人物，兩人把翻山鶴和身後一般「子手賤了又賤，黑手郎登一陣冷笑，是不向翻山鶴答話，轉臉向麻臉的寶奎笑道，「你瞧！剛才他們淪的甚麼道，牙清口白的對我們說，這條山溝人影俱無，現在這般人是天上掉下來，地上長起來的，」黑煞神寶奎兇睛一瞪，指着翻山鶴喝道，「朋友，光棍眼裏不難沙子，我們是幹麼的，朋友，大約你也有個耳聞，如果你們想在這一條小溝裏弄點把戲，哼！不是我小看你，大約你們都活膩了。」翻山鶴高傑神色目若，笑嘻嘻的向兩人一抱拳，說：「兩位言重，在下是指鑣爲業的賣買人，錯一步都不敢走，不瞞兩位說，剛才看到你們這一大隊人馬，真把我嚇了一大跳，以爲這鑣要出事，此刻瞧見了福王府的號燈，才放了心，今晚真湊巧，偏在山溝窄處擋了道，現在只好兩位上差多招待，我們趕快往後退，到了寬闊處，騰出地方來，好讓上差們過去，」說罷，連連拱手，黑手郎登哈哈一笑，指着翻山鶴厲聲喝道，「你且慢騰道，我得請教請教你這位達官的高姓大名，和你鑣局字號，總鑣頭是誰，這保的甚麼貨，從那兒來，往那兒去，」翻山鶴依然不慌不忙，却向山溝南岸瞧了一眼，嘴上說，「敝號是今天新開張的公道鑣局……」

語未畢，南面峯腰裏，突然鬼叫似的射出兩枝響箭，一支向西，符鏗子匪上射了過去，一支往東，正射在大隊人馬中間的一輛驕車上，響箭射出，凡在大隊人馬停身一帶，溝上南面老坡叢林之間，不知有多少人齊聲大喊，「陝北全體好漢在此，曉事的丟下兵刃，退出東口去，」衆口一聲，聲振林谷，却又聞聲不見人，這一來，事出非常，山溝內一百五十六名馬隊步卒，立時一陣大亂，西頭堵路的一隊鏢子，已在這陣吶喊聲中，個個拔出兵刃，圍住了黑煞神寶奎黑手郎登和幾名騎士，交起手來，路窄人多，想奪路闖出西口是不易的，如在山溝內擠殺一陣，限於地勢，施展不開手脚，而且敵人在暗處，居高臨下，明擺着處處吃虧，當時大隊人馬中，飛躍出幾個爲首人物，分頭指揮抵敵，大喊「火槍手標槍手保護差事，撫標和騎隊隨我們搶上溝去」，不料北面沿溝一排公孫樹內，在這陣喊聲中，突然弓絃亂響，嘶嘶嘶……射出暴雨似的一陣飛彈，彈雨之中，還夾雜各式各樣的暗青子，（江湖暗器切口）專找火槍手身上下手，居高臨下，距離又近，剎時之間，打得一隊火槍手抱頭亂竄，受傷倒地的一大片，有幾個火槍手手脚俐落的，竄向遠處，想放鎗攻伏，無奈這種鳥槍，非用火繩，不能開鎗，手忙腳亂之間，剛點燃了火繩，立時從暗處，飛來幾顆彈丸，擊傷了手腕，鳥槍打遠不打近，簡直無法施展火器的威力，這樣局面之下，保護差事，只可仗一隊標槍手了。

要說皇莊押解人犯的爲首人物，實非庸碌之輩，其中如嶧山雙怪呼延彪呼延雕兩弟兄，是福王府侍衛中的特殊人物，深得福王信任，武功在一般衛士之上，次之是蒲州四傑，也是響雷雷的厲害人物，其

中兩傑黑手郎登和黑煞神寶奎已在前面交手，還有陰陽判吳個半山驢下雲飛在後面押隊手下也帶着十幾名有武功的衛士，雖然事出非常，明知一時大意，上了人家道兒，倚仗各人武功，又帶着這許多人，並不十分擔驚，立時指揮部下，分頭迎敵，聽得喊聲都在南面，呼延彪呼延雕率領王府衛士和榆林標兵，搶上南面溝岸，一字排開，索敵答話，藉此擋住敵人，須防衝下溝來，一面留陰陽判吳個帶着標槍手火槍手保護差事監視北面，另由山驢下雲飛帶着使用紅纓鴨嘴槍的騎士，巡邏策應，在變起倉猝之間，雖然亂了一陣，雖然火槍手已被埋伏的彈弓，打得零落不全，但在片刻之間，幾個爲首人物，立時從容應變，分頭迎敵，已顯出嶠山雙怪蒲州四傑的確非容易對付的人物，勝負之數，尙難逆料。

嶠山雙怪率領衛士標兵搶上南面溝岸以後，大聲喝道，「嶠山雙怪蒲州四傑在此，江湖同源有不開面的，只管請出來，見面答話，說明了，再打不遲，如果藏頭露尾，暗箭傷人，算不得江湖好漢，」喝聲未絕，南面一帶凡是岩腰林坡之間，立時火燎燭天，大放光明，處處都湧出雄糾糾氣昂昂的壯士來，其中有一個舉步如飛，向西奔去，大聲喊着，「諸位聽真，現在他們爲首的按江湖道，請我們幾位當家談話，暫且停手，諒他們也飛不上天去，」這人一喊，那面翻山鶴高傑帶着十幾名假子手立時往後一退，這邊黑煞神寶奎，黑手郎登，也自停手止步，好在剛遇上傢伙，雙方還沒有見起落，但也不敢退下來，還得防對面乘機進攻，其實翻山鶴這隊人，原是一支疑兵，只要堵住了溝道，牽掣住一部分人馬便得。

藏在北面幾株參天古柏後面的李自成李過李錦，心裏焦急得了不得，眼看已經動上手，忽又停手，雙方擺出江湖英雄譜兒來，自己幾位師兄一個都沒有露面，約定好的「流星趕月飛焰彈」的信號，竟也踪影全無，猜不透甚麼一回事，可是山溝內三輛轎車兩輛囚車，眼看停在溝道內，離自己沒有多遠，閃爍的火光，照出囚車內，影綽綽着兩個犯人，三人恨得牙癢癢地，心裏却打着鼓，再瞧南面溝上四處湧出來高一頭低一頭的好漢，黑壓壓的雁翅般排在一片松林口，和皇莊一般人對了陣，中間露出一塊較為平坦的空地，東西兩頭較寬，也不過五六丈的距離，已有幾個爲首的出了場，指手劃腳，和皇莊爲首人物答上話了。

原來南面埋伏許多好漢湧身露面以後，以一片松林爲中心，分向左右排成兩翼，足有一百幾十號人，手上各各拿着長短傢伙，釘住了搶上溝岸的大隊榆林標兵和一羣王府衛士，幾個首腦聚在中間林口一塊空地上，計有最後趕到，機警多謀驛卒頭目出身的曹操羅汝才，飛行絕迹的繩伎一陣風肅二娘，還有兩個生面孔，是出沒膚施一帶的綠林大盜，一個是松樹林寨主黃虎張獻忠，另外有個綽號叫做八大王，長得虎面豹眼，膚如黃蠟，連頭髮眉都是赤黃色的，年紀不過三十左右，武巧出衆，膂力絕倫，有一樁異人之處，平時性如烈火，一天不殺人，手便癢癢只要一喝上酒，不論喝多喝少，立時變成沉默寡言，和讒可親，絕對看不出是一個殺人如戲的魔王了，一個是甘衆石門山寨主老猶猶馬守常，長得五官緊簇，腦門下額特大，形如葫蘆，滿頰子思，頂却已卸，也是綠林中著名人物，尙有混天猴袁時中，領着一

批人早在北面埋伏，這時沒有漏面。

在這場事非裏面，曹操羅汝才，是個首要人物，這時他越衆出場，身後背着一口厚背大砍刀，手上又倒提着一柄闊刃花鱗紫金刀，雙袖一灣，踏上幾步，抱拳向皇莊方面拱了拱手，高聲說道：「在下姓羅，江湖上有個『曹操』的外號，曹操也是一代英雄帝王，在下怎敢相比，無非朋友們一時取笑罷了，現在長話短說，今晚我們許多位江湖上好朋友，大家齊心合力，用一腔熱血，特地在此迎接我們高迎祥高大哥，如果我們高大哥果真動了皇莊一草一木，身犯國法，罪有應得，我們決不輕舉妄動，冒犯你們，但是我們明明知道高大哥是高家溝世代祖居的安善良民，在自己祖坟上得了一柄古劍一付鎖子甲，落在皇莊余總管耳內，憑勢欺壓良民，誣良爲盜，硬要奪取一劍一甲，才弄出事非來，我高大哥想保全一村良民，情願自投虎口，把一劍一甲親身送入皇莊，萬不料余總管得了兩件古物，心還未足，又生毒計，連我高大哥義女半截觀音，一起押解洛陽，竟想移花接木，把王府探花命案，栽在我們高大哥身上，如果真個被你們這樣暗無天日的做去，世上還有公道麼……」曹操羅汝才舌如利劍，還想滔滔不絕的話下去，猛聽得皇莊人堆裏一聲一喝，「住口！」在這一喝聲中，那面飛出一條黑影，迅捷無比，一落身，已屹立在羅汝才面前，衆人急定睛看時，只見這人雙眼如燈，虬鬚繞頰，左臂彎裏抱着一對短柄鐮鐵典韋戟，硬着羅汝才一陣冷笑，喝道：「你們口口聲聲高大哥長高大哥短，不用說高某定是你們的瓢把子，還說甚麼安善良民，乾脆一句話，你們是合夥劫犯，但是你們惶恐吃了森林飯，怎不用耳來裁

撲，嶠州變怪是如何人，來來來！不必再費口舌，先勝得我呼延雕懷中雙戟，再說別的，」說罷，懷中雙戟，雙手一分，看得對面羅汝才滿不在眼，竟先一個箭步，雙戟一展，指天劃地，戟上白森森三寸多長的鴨嘴尖鋒，呼的刺向羅汝才左脅，嘴上還喊着，「姓羅的，你先嚐嘗這個滋味兒，」羅汝才看他來勢兇猛，一坐腰，凹胸吸腹，往後退出幾步，花鱗紫金刀，順臂疾展刀鋒，刀隨身走，一個橫斬，向呼延雕後腰猛截，呼延雕頭都不回，待刀鋒切近，身形斜着一上步，右戟反臂一撩，左戟摘星移斗，刺前胸，掛兩脅，羅汝才疾撤刀招，却不敢和雙戟硬架硬接，明知敵人雙戟分量不輕，尤其戟上的月牙子，只要刀鋒被他勒住，準得出手，立時閃展騰挪，展開自己下過苦功的五鬼斷魂刀法，劈、刺、拍、砸，刀光電閃，圍着敵人身子亂轉，呼延雕哈哈一笑，掄戟如風，挑、壓、掛、鎖，滿身都是戟影子，水都潑不進去，羅汝才已看出敵人武功精純，自己不易討好，正施展一招，巧女綉針，却是虛式，疾吐疾收，步法一變，身形一挫，倏變爲猿猴摘果，刀鋒疾吐，連刺帶挑，挑擔刺腹，喇喇三刀，呼延雕噙了一口「好！」右腿往後一撤，左戟一幌，舉火燒天，右臂一沉，白鶴掠翅，右戟帶着風聲，從內往外，向下一兜一掃，招勢太快，羅汝才刀招略微撤得慢了一點，噉叮一聲，火星四迸，刀頭已被戟牙子兜住，虎口一麻，紫金刀幾乎出手，可是這樣一兜，雖然刀頭沒有被戟牙子勒住，身子已被帶得往前一衝，羅汝才吃了一驚，喊聲「不好！」腿上一掣，刀尖點地，正想撒身變招，不意呼延雕戟沉勢猛，招狠手辣，已不容羅汝才逃出手去，左戟原勢不動，泰山蓋頂，已當頭砸了下來，說時遲，那時快，在羅汝才危

急之際，呼延離身後花戟一聲怪響，一條三節棍突向後腰橫掃過來，呼延離不能不顧自己，左戟一撤，身形一轉，順勢向三節棍頭一點，三節棍呼的已撤了回去，這才救了羅汝才一命。

羅汝才定睛看時，老獠猶馬守常手上合着三節棍，屹立當場，指着呼延離喝道，「久聞嶺州雙怪大名，今日幸會，我老獠猶討教幾手高招，」呼延離向他點點頭說，「原來你就是甘泉石門山馬當家，我耳朵裏倒聽過有你這麼一個人，我看你這三節棍，鉄括鉄箍，和我這對鎮鐵雙戟，可算得半斤八兩，好，咱們走着瞧，」嘴上這樣說着，脚下步履活開，斜身進步，已向老獠猶身前款了過去，一個「大鵬展翅」左戟向外一展，右戟向老獠猶肩頭便砸，老獠猶三節棍仍在手上合着，左足向外一滑，用棍頭一封，霍地一個盤旋，雲龍三現，藉着身形盤旋之勢，三節棍鉄環子，喇啦一響，撒開了一節棍頭，同呼延離斜肩帶背砸去，呼延離一轉身，棍已落空，雙戟一上一下，帶着風聲，已疾捲過來，老獠猶身如風車，抖開了棍環，「金龍繞柱」整條之節棍，呼地向敵人橫掃過去，呼延離不架不接，一聳身，反而往前一欺，「野馬分鬃」左戟月牙，向老獠猶右臂一掛，右戟向左肩劈來，戟沉勢疾，虛實難測，老獠猶慌不及右足向外一滑，身形斜塌，把撒出去三節棍往回一帶，左手接住棍頭，三節棍變成兩豎一橫，望上一撩，右腿一提，隨着身形一長，把三節棍弄得筆直，「長蛇入洞」向呼延離前胸點去，呼延離殺得性起，身法一變，雙戟鎖，勒，吞，吐，施展得狂風驟雨一般，兩人利時之間，已對拆了十幾招，照說老獠猶，這條三節棍，也是兵刃中霸道的傢伙，非但一寸長一寸強，而且逢硬撈灣，可長可短，比槍棍一

類長傢伙兇猛得多，不過碰着嶠州雙怪的呼延離，連用這對鐵雙戟舉重若輕，招術太快，狠斃了片剎，毫無破綻，老獠卻已氣急汗流，有點手忙腳亂了。

第二章 八個蒙面人

松樹嶺當家黃虎張猷忠一看老獠戰不下呼延離，按腰下金背九環大砍刀，便要上陣，忽見羅汝才身旁竄出一人，捷於飛鳥，展開一條亮銀練子槍，已和老獠雙戰呼延離了，一看那人是個女子，是跟羅汝才最後趕到的一陣風蕭二娘，兩人雙戰呼延離，兀自難以得手，張猷忠黃眉直豎，一聲怒吼，摘下金背九環大砍刀，飛身而去，大喝一聲，「你們退後，待我來取他狗命」，他喝聲未絕，皇莊隊裏飛出一條黑影，身法奇快，已到面前，這人高額鉤鼻，形若猿猴，腰纏鏢囊，背負長劍，是嶠州雙怪之一的呼延彪，和呼延離是同堂弟兄，在呼延離和馬汝才老獠狗，先後動手時，呼延彪暗地留神，早把對方幾個爲首人物，看在眼里，覺得沒有了不得的人物，並不在意，只對於黃虎張猷忠略加注意，因爲張猷忠長得異相，氣概威猛，呼延彪原聽人說起過這人姓名來歷，暗地一盤算，這般人來勢雖兇，尙易對付，松樹林黃虎聽說武功不弱，憑自己這口劍，也不準把他制服，其餘碌碌之輩，更是容易對付，自己方面尙有蒲州四傑和這許多人保護囚車，離城又沒多遠，似乎有勝無敗，萬無一失，他正在暗打如意算盤，忽聞黃虎已大怒出場，他之一躍而出，預備立施煞手，把黃虎掠在當地，威鎮羣雄。

黃虎張然思也是個豪氣凌空，眼高於頂的脚色，看得呼延彪其貌不揚，隻猴似的一個人，連名在部懶得問，一聲身，大喝一聲，「看刀」刀環嘩楞楞一震，「獨劈華山」帶着一股勁風，便向呼延彪當頭劈下，呼延彪大怒，嘴上一罵一聲「蠢材……」身形一閃，並不亮劍，左臂一展，駢起中食三指，竟向九環大砍刀側面一點，黃虎心裏一驚，才知道這人功夫不弱，大砍刀往回一撤，側身上步，倏變爲攔江截浪，向敵人橫截過去，呼延彪在左手駢指點刀時，右手早已掣劍在手，一個旋身，已到黃虎左側，一口劍，寒光凜凜，已向黃虎肩頭刺來，黃虎一看這一刀又落了空，敵人劍法身法奇快，右足向身後一滑，大砍刀一收一提，用刀背找劍鋒一崩，呼延彪長劍一撤，一個盤旋，唰唰刺接連三劍，第一招「猿猴猷果」，刺咽喉，掛兩肩，黃虎掄刀一封，敵人已劍隨身走，變爲「白鶴剔翎」忽一翻身劍花錯落，又變爲「撥草尋蛇」，斬向雙足，這三劍，疾於風雨，到了第三劍，黃虎只可騰身而起，蹬出六七步去，呼延彪哈哈一笑，黃虎暴怒如雷，一聲大吼，像瘋虎一般，重又撲了上來，展開獨門陰陽顛倒，九宮萬勝刀法，刀光電閃，刀環山響，宛如一片刀山，向呼延彪攻去，着着都是進手招術，呼延彪看他箇直存心拚命，不敢怠慢，立時展開縮、小、軟、棉、巧、的身法步法，手上一口長劍，宛如靈蛇串地，銀蟒舞空，圍着一片刀山，盤旋進退，故意同他游鬪，轉瞬之間，已對折了二十幾招，黃虎依然找不到半點便宜，呼延彪却一緊手中劍，預備要下煞手了。

這時督陣觀戰的曹操羅汝才，急得滿頭是汗，萬想不到皇莊的人，有這樣扎手，自己這面幾個人，

看情形非慘敗在崆山雙怪手上不可，溝下還有蒲州四傑尚未出手，便是一齊動手，和他們混戰，有這幾團扎手貨擋在頭裏，也難得手，聽說江湖前輩活閻羅率領門徒，約定到此助陣，我的天！，怎的還不露面，再沉一會兒，非但救不了人，連我們都要栽在這兒了，他正急得汗流浹背，偏又火上加油，刺的從山溝下飛起一條黑影來，却是蒲州山雕卜雲飛，左手倒提着一柄紅毛鋸齒鋒刀，躍上溝來，大喝一聲，「烏合之衆，也敢逞兇，且讓我紅毛寶刀發個利市」，雙足一點，躍入戰場，羅汝才一看敵人又添幫手，伸手一抹額汗，咬着牙，提着花鱗紫金刀，便要 and 卜雲飛相拚，剛一邁步，猛聽得林左離地三四丈高的一座危巖上面，突然發出幾聲長嘯，嘯聲起處，從危巖上飛起四條黑影，遠看去真像四隻大鷹，從半空裏直瀉下來，憑這一手輕功，在場的人，不論那一方面，都得暗暗心驚，這四條黑影輕飄飄落下地來，一躡身，倏又騰起，一齊躍到戰場，難得的四人動作快慢，都取一致，姿勢非常美觀，一落核心，四人身形雖然長短不齊，從頭到腳，一律一身青，一律背着一口劍，面上一律蒙着黑帕，只露出灼灼生光一對眼珠和一張嘴，其中一個體格魁梧，發聲如鐘的，右臂向上一舉，高聲喝道，「諸位暫停貴手，我有話說」，在這四位飛將軍從空而下當口，皇莊的人們，聳然驚異，各自戒備，這時聽他高聲一喊，一時猜不透是何路道，在羅汝才等一般首腦，知道救兵已到，喜上眉梢，但也有許多不明內容的，弄得莫測吉凶，聽他高聲喝「停手」黃虎老獍一陣風和曹操羅汝才趁坡而下，紛紛蹤退，崆山雙怪兩兄弟和坐山雕卜雲飛也急於明白來人是敵是友，姑且停手，聽個人說出甚麼來，這一來，交手這塊空場上，連

山溝內，居然被他兩句話，鎮靜下來。

這人兩手叉腰，不慌不忙的高聲說道：「諸位，不要怪我們無端擾局，我們幾個人路過此地，天色已晚，一時找不着住宿之處，便在山腰懸巖上露宿一宵，不料你們雙方拚命的打了起來，不知道你們誰和誰，也不知你們弄了這許多人，在這兒狠打，爲的是甚麼，看了半天，也摸不清你們究爲甚麼，但是你們這樣打法，雙方半斤八兩，大約再打下去，也打不出道理來，你們在這兒驚天動地的大打，我們橫豈沒法睡覺的了，忍不住跳下來，想替你做個和事老，既然打不出道理，究竟誰是誰非，何妨說出來我們聽聽，如果我們可以伸手勸解的，天下人管天下事，不妨替你們調解調解，如果調解不下，事有專在，荒山深夜，你們高興再打，也還不遲……」這人話還未絕，坐山雕卜電飛怒聲喝道：「住口，說得好輕鬆的話，憑你們這個人，居然敢伸手管這樁事，你們胆量真不小，你知道我們是誰，他們是誰，我們奉洛陽福王爺之命，押解大盜到河南去，這一羣亡命之徒，都是綠林匪類，在此埋伏攔截，想劫人犯，我這樣一說，你們大約可以明白了，這樁事，你有胆量敢伸手嗎？」卜雲飛怒氣沖沖的一說，曹操羅汝才聽得暗暗直樂：「這小子太渾了」，卜雲飛話剛說完，呼延離呼延彪一齊竄了出來，呼延彪像剛才發話的蒙面人說道：「朋友，我們這位卜老弟話已說明，孔天子門前不賣百家姓，諸位來意，大約猜個八九，只要看諸位面下，不敢亮盤，多少還有點顧忌，多少還知道一點王法，現在不管諸位來意是真或假，諸位既然敢伸手橫擔，便請諸位報個萬兒，割出道兒來，洛陽王爺的嶧州雙怪蒲州四傑，當

年在江湖上也見過世面，王府事情，且攔在一邊，憑我們這幾個人，還撐得下來，朋友，你伸手容易退步難，現在我們聽你一句話了」，呼延彪口風犀利，雖然看出來人多半不利於自己這方面，但看不透來人是何路道，想用話探明白了，再定對付辦法。

蒙面人哈哈一笑，向呼延彪一抱拳說，「失敬失敬，原來是福王府的侍衛老爺，而且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雙怪四傑，今天我們真是幸會了，不用說諸位是王府的老爺們，便是王府裏出來的小狗小貓，我們小百姓也得尊而敬之，何況諸位辦的是公事押綠林大盜，那樣一說，我們來得太魯莽了，小百姓有幾顆腦袋，敢伸手管王府的事，不過我們還有點不解，如照朝廷王法講，王府雖尊，却不能干預地方有司之事，像捉拏大盜，押解人犯，有的是有司衙門，何況那兒是陝西省，離着洛陽還遠，怎的諸位侍衛老爺，不辭辛苦，到此伸手捉盜，不解本省有司衙門，却向洛陽王府押解呢？萬一路上有個失閃，諸位非但担了很大處分，面子上也下不去，替諸位想，未免有點失策了」，這番話，誰也聽得出，明明話裏含譏，存心挖苦，呼延驪卜雲飛已經火十丈，便要動手，呼延彪却向兩人微微搖手，轉身朝蒙面人喝道，「說了半天，你不敢報出萬兒來，既想伸手，又怕沾腥，這樣藏頭露尾，在江湖上充的那一門子好漢，現在只有一句話，你們願意替他們打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你就伸手好了」，呼延彪大約出情形不利，還想逞口舌之能，嚇退來人，蒙面人哈哈一笑道，「煩惱皆因強出道，誰叫我們多事呢？看情形我們是飛蛾撲火，在幾位侍衛老爺面前，再想退出事非之場也不能了，好好！請你們把我們四個人也當賊

辦好了，只要落在鼎鼎大各的雙怪四傑手中，我們這種無名小卒，那能逃出名去，到那時候，還怕我們不露出本來面目和萬兒來麼，現在我們也只有一句話，情屈命不屈，諸位侍衛老爺先把我嗎上，免得耽誤你們大事」，這一來，已成騎虎之勢，逼得嶺州雙怪不動手是不行了，其實這四個蒙面人故意沒話找話，和他們胡攪，別有作用，這時曹操羅汝才和老狼猶馬守常，已得到另一個蒙面人的暗示，趁雙方舌劍唇鋒互相鬭口之際，悄悄溜了開去，暗地指揮同道，祕佈置去了，這四個人究竟是誰呢，開口說話的蒙面人，便是活閻羅馬二先生大弟子萬里鵬田見秀，其餘三個是二弟子飛虎劉體純，四弟子藍田玉李岩，五弟子白九鶴。

當時嶺州雙怪呼延雕呼延彪和坐山雕卜雲飛一聽聽蒙面人口風，邊有甚麼不明白，明明這四個蒙面人是對方同盟，明明是專找嶺山雙怪蒲州四傑來的，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到此地步，也只好比劃下來再說了，坐山雕卜雲飛從山溝裏跳了上來，本想替自己紅毛鋸齒刀發發利市，這時真忍不住了，一個箭步，蹿了出來，大喝道，蒲州四傑坐山雕卜雲飛在此，有胆量的，先會一會卜老爺手中紅毛寶刀」，他一叫陣，四個蒙面人中，有兩個身材瘦削的，似乎都要搶先趕出來，嘴上起了爭執，其中一個年紀最青的，遠遠指着卜雲飛笑着說，「小子，你不要氣，本來你二大爺想照顧照顧你，不料我這位三哥哥，看中了你手上那口刀，我好意思通知你，你自己留神罷」，在這青年蒙面人一陣詭譎之際，此說話這人高一點的蒙面人，雙足一頓，人已飛身而起，落地時背上一柄爭光耀目的長劍，已橫在手上，更不答話，騰身而進，掌中劍「織女飛梭」向卜雲飛胸前

點到，下雲飛側身斜走，紅毛刀鋸齒隨着身子一洗一盪，一個盤旋，挾着風聲向敵人斜肩劈下，蒙面人，一塌身，劍光鋪地，向下雲飛下盤疾掃，下雲飛一轉身，劍鋒一過，脚先一沾地，步法一變，展開五虎奪命刀法，崩，截，挑，斫，吞，吐，鎖，壓，仗着力猛刀沉，盡是猛厲無匹的進手招術，恨不得把這蒙面人斬成肉泥，和他交手的蒙面人，是藍田玉李岩，身法輕靈，運用師門新賜的長劍，遵照預定祕計，並不和下雲飛真砍真殺，只一味展開劍術獨門祕傳，劍光如迴風舞雪，把一柄紅毛鋸齒刀纏住，倏進倏退，逗得坐山雕下雲飛氣沖牛斗。

在藍田玉李岩纏戰坐山雕下雲飛時，萬里鵬田見秀飛虎劉體純已和嶠州雙怪呼延彪呼延彪交上手了，這兩個蒙面人劍術俱臻上乘，尤其萬里鵬田見秀，拳劍兩道，和身上三十六粒菩提子，已到出神入化之地步，他這三十六粒菩提子，並不是菩提樹上長的菩提子，是用精錘打就，像菩提子一樣的大小，百發百中，輕易不用，平時善藏若虛，江湖上只知萬里鵬，拳劍雙絕，還不知他菩提子的厲害，這時對付嶠州雙怪也是行家，一搭上手，便知這兩個蒙面人和剛才一般人，大不相同，而且明擺着存心粘纏，不假好意，無奈用盡煞手，也佔不到半點便宜，想撤出身去，也不可能。

黃虎張獻忠一陣風蕭二娘等旁立觀戰，暗暗佩服活閻羅門下，名不虛傳，功夫不騙人，三個蒙面人手上三口劍，便像生龍活虎一般，還有一個短小精悍的蒙面人——是白九鶴，他一看皇莊方面有這三個出場，自己找不着對手，心裏氣悶，雙足一點，施展輕功「野鶴投林」，斜飛出兩丈開外，落下身來，正在沿溝土埂子上，他一看溝下皇莊人們，個個抬着頭瞪着眼，看上一交手，有幾個還跳上囚車轎車頂

上，看野台戲般瞧着，他驀地一抖丹田，高聲喊道：「喂！你們蒲州四傑只有一個姓卜的，還够樣兒，還有三傑，怎不上來玩玩，漢子還怕大肚子跌落麼」白九鶴這一嗓子真够損的，在溝下的陰陽判官吳個沉不住氣了，一聳身，跳上溝岸，從腰裏撤出一對判官筆來，指着白九鶴喝道：「乳臭未乾，也敢發橫，既然找氣，我吳老爺打發你回姥姥家去」，白九鶴一看這人面似淡金，左邊而上，長着一大塊黑筋記，變成了半面黃，半面黑，怪不得有陰陽判的綽號了，陰陽判吳個在喝罵聲中，展開一對判官筆，沿着一條土埂子，飛襲過來，白九鶴心裏暗暗直樂：「怕你們不上當」，一飄身，人已退到平地上，翻腕掣出背上的寶劍，向陰陽判吳個笑道：「來來來！我請教請教你這對破筆，有多大功夫」，吳個大怒縱身躍下土埂，一個箭步，欺到跟前，判官筆在白九鶴面前一幌而白九鶴身形一閃，陰陽判吳個一上步，左手判官筆已向白九鶴脅下點來，白九鶴左手劍訣一領，右手寶劍一吐，劍尖已到陰陽判左腳，雙方吞吐之勢，都非常輕快，陰陽判左手判官筆一撤，步法一變，右手判官筆竟向白九鶴衣下期門穴點來，白九鶴掌中劍身一翻，劍隨身走，判官筆業已點空，白九鶴心想這人手上一對判官筆專找穴道，也許懂得點穴，看他施展判官筆的招術，也是武當一派所傳，倒得留神一二，立時展開師傅三十六手天罡劍，虛實變化，門戶謹嚴，對折了十幾招，兩人功力悉敵，一時竟難分出勝負。

場上四個蒙面人，戰了四對，藍田玉李岩一口劍，和坐山雕卜雲飛一口紅毛鋸齒刀，一交上手，卜雲飛佔着刀沉力猛，刀法純熟，藍田玉李岩佔着身體靈便，機智過人，掌中這口劍，也不亞於卜雲飛這

口紅毛刀，打得工力悉敵，卜雲飛施展一招「怪蟒翻身」接着又「大鵬展翅」，一柄紅毛鋸齒刀，一個橫斬，藍田玉李岩脚下倒蹙七星步，身法一變，劍光如虹，刷的一劍，向卜雲飛右臂劈下，卜雲飛一塌身，舉刀一崩，藍田玉李岩用了招「抽撤連環」，劍花錯落，虛中帶實，逼得卜雲飛有點邁不出招來，卜雲飛大怒，想一力降十會，把一柄紅毛刀，橫劈豎斫，舞得呼呼有聲，可是氣息已顯出粗浮，不知怎麼一來，在卜雲飛招臂舉刀當口，被藍田玉李岩瞧出破綻，劍身一翻，貼着刀身一領，左腿起處，正跌在下雲飛右臂肘後骨上，卜雲飛虎口一麻，一柄紅毛鋸齒刀，竟自脫手，掉下地來，藍田玉李岩，更不容地緩開手來，連環進步，舉劍猛刺，卜雲飛空手赤拳，顧不得那柄紅毛寶刀，只好騰身後退，藍田玉李岩哈哈一笑，正要伸手拾刀，卜雲飛在後退時，已經掏鏢在手，右臂一招，一支三棱棗核鏢，味的向藍田玉右太陽穴襲來，藍田玉聽風辨物，早已留神，身形一塌，一支棗核鏢往頭頂飛過，藍田玉這時面南背北，這塊空地上，面積本來不大，東西較寬，南北却只兩三丈的地方，場上翻翻滾滾已有八個人去那兒交手，靠北溝上土埂子旁邊，交手的是白九鶴，和陰陽判吳個，這支棗核鏢從藍田玉頭頂飛過，餘勢猶勁，正向陰陽判身後射到，幸而陰陽判却是個能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面招架白九鶴，順勢一撤身，左手判官筆一撩，才把那支棗核劍擊落在地，可是也吃了一驚，招勢一緩，白九鶴刷刷幾劍，幾乎招架不住，那方面藍田玉李岩身手矯捷，在場身躲鏢時，早已趁勢把地上一柄紅毛鋸齒刀撈在手中了。

這當口，曹操繡汝才老獍猶馬守常黃虎張猷忠一陣同蕭二娘，一遞暗號，領着南面許多黨羽，發聲喊，一齊拔出兵刃，崩濤怒浪般向臯莊人馬撲了過去，同時北面埋伏在一排公孫樹後面的一隊人，由混天猴袁時中率領着，捨弓拔刀，跳出樹來，向山溝攻下去，還有山溝西面翻山鶴高傑假扮的一般鏢子，也動上了手，這樣三面齊攻，殺聲震地，臯莊人馬也拚命抵敵，雙方混戰起來，臯莊主腦人物峭山雙怪和蒲州四傑，都被對手纏住了身，心裏暗暗叫苦，可笑坐山雕卜雲飛糊猴沒有了棒弄，他也顧不得奪回刀來，施展輕功，接連幾跳，跳下溝來，奪了一支花槍，來保護差事。

溝上溝下一片殺聲之際，猛見北岸嘖的飛起一顆流星，發出岩豔豔的一溜火光，直鑽天空，接着嘖的又射上了一顆，却是一溜紅光，這一顆，疾如電閃，追上了第一顆，一綠一紅兩顆流星，在天空裡一碰，火花爆發，好像正月裏放的花炮，地面上也亮了一亮，北面柏樹後面隱藏的李自成李過李錦，已經藏了半天，看得南面山脚下交手，正急得摸耳抓腮，不知如何是好，猛見兩面埋伏的人一齊發動，「流星趕月」的信號果然放出來了，三人宛如罪犯逢着大赦，李自成拔出折鐵刀，李過解下竹節鞭，李錦舞起雪花刀，好像三隻猛虎，從樹林裏迸躍而出，直奔山溝，在這三人背後，從古柏頂上也飛下一條黑影，宛如一條輕烟，跟在三人後面，三人心無二用，兩眼望着山溝飛奔，那知道背後還有人跟來。

這時溝上溝下互相混戰，打得一團糟，所有鳥槍，彈弓，以及一切暗器，都使用不上，李自成李過，李錦趕到溝岸，一瞧山溝內人影亂，喊聲動地，簡直分不出是誰來，沿着溝岸找到了三輛轎車在前，

兩輛轎車在後，李自成大喝一聲「動手」，李錦身輕腿快，頭一個雙足一點，躍上了山溝下第一輛轎車頂上，雙刀一個盤旋，已把刺上身來的兩支標槍砍斷，和幾個護軍的兵弁交上了手，李自成李過一先一後，躍下溝去，奔了第二輛轎車，兩個護軍的挺着兩條紅纓鴨嘴槍，二龍出水，兩面交刺過來，李自成砍山刀一輪一洗，把一條鴨嘴槍震出了手，這一面的一條槍，却被李過用竹節鞭逼開，李自成不顧一切的躍向車前，用刀挑起車簾一看，猛見轎車內蹲着一個怪物，髮如飛蓬，臉如泥鬼，一張漆黑的怪臉，却睜着滾圓的一對大眼，白多黑少，大白眼中只嵌着綠豆那麼小的一粒眼珠，却隱隱射出野獸般藍光，和李自成一對眼神，咬着牙向他一笑，真像活鬼一般，李自成驟然看到這個怪物，不禁嚇了一跳，猛然想起這副怪相，有人說起過，再一細看，果然，這怪物背上已背着一個大包袱，左脅下又夾着連着劍匣的一柄長劍，身形異常瘦小，背着的包袱，比他身子還大得多，又夾着又沉又長的古劍，情形非常可笑，李自成在車門口，把大砍刀一擱，大喝道，「姓神的，你在這擋口來趁現成，可不成，快替我把東西放下，免得誤我大事，」車內怪物一雙怪眼，滴溜溜一轉，冷笑道，「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們劫人，我自取物，礙你甚事，」李自成又急又氣，一緊手中刀，刀頭已深入車內，指着怪物喝道，「你既然明白我們要救人，便應明白爲了這口劍，才起的禍，我們怨有頭，債有主，不願和你胡纏，才這樣和你好說好道，如若不然，我便要不客氣了，」那怪物一點頭，笑道，「好，我正嫌東西太笨重，我們老二又誤了事，我一人也拿不了，現在這樣辦，我這口劍暫時借你一用，過幾時，我自取法取回，可是你是誰

，快說，」李自成不顧多磨搨時候，脫口而出，「我是雙泉堡李自成，」車內怪物猛地把斧下長劍，向李自成擲來，李自成左手一把抓住，正想再奪他背上包裹，猛見他喝一聲，「留神背後」，李自成右手大砍刀隨着身子一轉，却有一個衛士裝束的人，提着長標向自己趕來，不過人還在一丈開外，忙再回頭向轎車內看時，怪物早走得無形無蹤，知道了了當，這時那有功夫追趕，左手抓緊那柄古劍，右手掄着大砍刀，不顧一切，往囚車奔去，身子掠過第三輛轎車，忽見李過打翻了幾個護車的兵弁，掀落了第三輛車簾，瞪着眼釘住了車內，連聲呼怪，李自成留住了脚步，向車內一瞧，只見轎車裏面，並無別物，只有一個大鋪蓋捲兒，却不住的亂滾，好像活的一般李自成用刀尖把細鋪蓋的繩索挑斷，李過順手把鋪蓋一抖，裏面突然滾出一個手脚細縛的女子，一對杏眼，睜得老大，深深的喘了一口氣，才喊出聲來，「我是半截觀音，快替我解開綁索，」李自成用刀向她身後上下一挑，繩束齊斷，把自己一柄大砍刀，向她身邊一放，喝聲「你用這個保護自己，我們救你義父去。」

這樣一耽延，提長標的人，已趕到背後，這人後面，還有幾個人，也飛一般趕來護差事，李過大喊一聲，從第二輛轎車上翻身而下，擋住了提長標的人，這人便是坐山雕下雲飛，左擋右殺，一場混戰，已鬧得神亂智昏，聽得有人大喊，「快保護差事」，奮不顧身，殺出重圍，往這邊趕來，被李過截住，拚命交起手來，李自成自己砍山刀已借了半截觀音，便拔出從那怪物身裏奪下的古劍來，這柄古劍，便是高家溝起禍根苗「鹿盧劍」，這柄劍三尺多長，二寸多寬，沒有李自成般高身材和驚人膂力，真還無法

使用它，李自成左手拿着劍匣，右手橫着鹿盧劍，雖然比自己砍山刀還沉一點，似乎還使展得開，恰巧有幾個衛士趕到面前，三條梭標一條鴨嘴槍，喇喇喇，從三面攢刺過來，李自成一聲大吼，勁貫右臂，展開天罡劍一手「捉雲撈月」，劍光如月闌一般，從左往右，一兜一掃，劍長勁足，攢刺過來的幾支標槍，吶呀幾聲怪響，竟被他一齊掃斷，一上步，一個「順風推舟」，已有一個人傷在劍下，嚇得其餘幾個，沒命的翻身逃走，坐山雕卜雲飛這時已成強弩之末，戰得氣喘如牛，自己愛如性命的一口紅毛鋸齒刀，又被人奪去，銳氣喪盡，手上這支長標，實在又不趁手，被李過竹節鞭風雨一般壓迫過來，步步後退，這時李錦在第一輛車上，殺退了幾個人，一看李自成李過已近囚車，李自成手上砍山刀換了奇形長劍，便知得手，慌從車頂飛身而起，身輕如燕，正落在卜雲飛身後，連刀帶人一起落，卜雲飛斜列裏一退，拚命向北岸一竄，脚方沾到溝邊土埂上，不料下面李錦早已刀交右手，掌中扣了兩粒鉄蓮子，一招腕，兩顆鉄蓮子一先一後，向卜雲飛腦後襲到，卜雲飛總算行家，覺察期後暗器襲到，慌一塌身，略微慢了一點，肩膀上已中了一顆，一個咫尺，身形一幌，趁勢貼着地皮一滾，手中長標已經脫手，忍着痛，跳起身來，竄入林內。

李自成令李過李錦二人擋住西面過來護差事的兵弁，自己轉身往東面闖，往前一瞧，兩輛囚車，已被皇莊的兵弁，在混戰時卸了駕駛的騾子，推着車輻，拚命往東口倒退，大約知道情形不對，想把囚車拽出東口去，已經退出了一段路，無奈山溝下面亂石縱橫，百忙裏更難運行自如，而且北岸混天猴哀時

中南岸曹操羅汝才各率一，份黨羽，從兩面跳下溝來，護差事的兵弁，祇可停止推車，挺挺槍槍刀分向兩面抵敵，專護差事的首腦蒲州四傑陰陽判吳佩，在南岸和白九龍纏戰在一起，分不開身來，四面策應的坐山雕下雲飛，又丟刀受傷，向北岸逃走，皇莊方面幾個扎手貨，都被活閻羅門下剋制住，黃虎張獻忠老獺獵馬守常曹操羅汝才混天猴袁時中，一陣風蕭二娘，率領埋伏人馬，都像生龍活虎一般，從兩岸壓迫皇莊人馬步步往東口退去，只要劫留幾輛囚車轎車，便算大功告成，可是翻山鶴高傑在西口領着一隊子手，却逢着蒲州四傑裡面的黑煞神寶奎和黑手郎登，一人敵二人，頗難支持，幸而北岸藍田玉李岩趕走了坐山雕下雲飛，跳下山溝加入戰團，才擋住了寶郎二人。

李自成得了鹿盧劍，救了半截觀音，向囚車趕去時，羅汝才等已把一般護差事的兵弁，打得落花流水，步步往東口退去，羅汝才袁時中蕭二娘正圍着兩輛囚車，用刀亂砍囚車四面的木柱子，無奈木柱子太粗，釘得非常堅固，這種長行囚車，四面又是釘死的，非到地頭，不能拆卸，用短刀硬砍，一時怎能砍開，正鬧得無法可想，李自成提劍趕到，大喝一聲，「你們散開，瞧我的，」衆人一看是個雄偉的蒙面人，只有袁時中辨出口音，知是李自成，慌說「李兄，時已不早，你有法子，快把這頑意兒毀了罷，」李自成一瞧第一輛囚車內，猴着一個尖頭尖腦的人，再瞧第二輛囚車內，一個高大漢子，已有人遞進去一把解腕尖刀，內外着力，想把一根柱子弄斷，李自成一個箭步，蹿到第二輛囚車跟前，向車內喊道：「你是我迎祥舅父嗎？」高迎祥在囚車內，正急得七發生烟，突然聽得有人叫他舅父，急舉目看時；

只見車前屹立着一個金剛般的蒙面漢子，手上却橫着自己從古攻得來的鹿盧劍，慌問：「尊駕是誰？」李自成說，「我便是雙泉堡李自成，是你外甥，」高迎祥啊呀一聲，善得把手上解腕尖刀一丟，從囚車木柱子空擋裏伸出兩手來拉住李自成，大聲喊着，「你長得這樣高大了，快救你不成才的舅舅罷，」李自成忿喊「舅父撒手，」又向身旁的人喝一聲，「散開！」他並不用寶劍去砍，把劍向地上一插，左手的劍匣，趁勢繫在腰裏，拾了一支被衆人亂砍過的木柱子，用右臂向空擋插了進去，用臂灣圍住了這支柱子，右腿向後，左左手腿抵住了囚車的邊柱，上身向外一仰，右臂一較勁，往外一拉，大喝一聲，「開！」只聽得嘍啾一聲猛響，牛腿般的粗柱子，竟被他鐵臂生生拉斷，身旁的人，情不自禁，暴雷似的喝起采來，連囚車內的高迎祥也看呆了，想不到自己外甥有這樣神力。

這樣粗的木柱子一拉斷，再把上下斷木去掉，便露出一尺多空擋來，李自成伸進手去，把高迎祥扶着，叫他側着身子，闖出囚車來，高迎祥一出囚車，宛如換了一個天地，攔腰一把抱住李自成，哈哈大笑，快活得說不出話來，可是李自成面上蒙着黑帕，高迎祥想伸手去拉他面上黑帕，四面一瞧，懷撒手，指着前面第一輛囚車說，「自成，快去救蕭老二去，」李自成枝起鹿盧劍，向高迎祥手上一遞，說，「舅父，我替你把這柄劍奪回來了，物歸原主，你擎着它殺幾個皇莊的人，出口氣，我救人去，」高迎祥用手一推，哈哈笑道，「自成，你不成材的舅舅，真還沒有福氣使用它，只有像你這樣神力，才不委屈這口寶劍，自成，這是舅舅的見面禮，快救人去，回頭咱們舅甥再敘家常，」李自成沒有功夫和他客

氣，提着鹿盧劍；奔向第一輛囚車，一陣風蕭二娘同了幾個人，正在七手八腳想救出他的丈夫蕭老二，李自成趕到，奮起神威，舉劍向囚車頂上一條橫木劈去，鹿盧劍真非凡品，加上李自成一身橫練，腕力驚人，一劍下去，橫柱立斷，再一劍，又把一根直柱也劈了下來，李自成自己也驚喜異常，想不到鹿盧劍竟有這樣鋒利，早知如此，救自己舅父，何苦費許多牛勁，原來他看了許多人用刀亂砍，白廢了氣力，手上鹿盧劍，初次上手，雖然剛才斷了幾支標槍，總以為槍桿較細，像囚車上的粗柱子，鹿盧劍也難以奏功，心裏有點信不及，才用鉄臂折斷木柱，現在試驗出這柄寶貝劍，確非尋常，舅父竟慷慨的賜了自己做見面禮，真有點喜出望外了。

第三章 烏斯藏的相人術

高迎祥蕭老二雖然救出了囚車，還不能自由行動，手上雖沒有甚麼，脚上却帶了鐐拷，這倒用不着李自成的鹿盧劍，羅汝才袁時中都是行家，費了多大功夫，都把脚拷脫卸了，半截觀音這特纏縛得麻木的脚，也活動過來了，提着李自成的砍山刀，跑了過來，羅汝才把背上的大砍刀解下來，遞與高迎祥，笑着說，「大哥，這柄刀物歸原主，」高迎祥想起自己在高家溝動身到皇莊去，解下這柄刀交與羅汝才，想不到還有今天，短短的幾天功夫，可算兩世爲人了。

這時大功告成，口哨四起，互打招呼，這邊交手的人不必戀戰，紛向南北兩邊山脚樹林之內撤退，

李白成李過李錦藩二娘四人保護着高迎祥半截觀音九節狸離開山溝，躍上北岸林內，羅汝才袁時中指揮伙伴向二輛轎車又搜索了一陣，從第一輛轎車內搜出皇莊幾箱名貴貢品，當然做了勝利品，順手牽羊，也搬入北岸去了，翻山鶴高傑帶領的一隊假子手，也棄了堵道的空車，紛紛躍上溝岸，撒入北面林脚，在南面交手的幾個蒙面人，等待黃虎老狼猶率領部下撤身以後，萬里鵬田見秀刷的飛身而起，蹣跚近身一丈多高的一處平坡上，大聲喝道：「嶠山蒲州諸位道上同源，在隨身帶有，不必拚這無謂的性命，高家溝這檔事，委實怨屈一點，我們不得不伸手救人，今晚的事，江湖上自有公論，諸位本身公事無法交代，我們也明白，但是沒有法子兩全，只好請諸位以江湖義氣爲重，多多擔待的了。」萬里鵬這樣高聲一喊，四個蒙面人，一齊飛身上坡，下面嶠山雙怪的呼延彪大喊：「蒙面人慢走，今晚我們甘拜下風，但是我們栽在藏頭露尾，幾位手上，我們還不算真個栽了，到這時候，諸位還不敢報出萬兒，露出真面目來，我有點替各位瞎燥，各位今晚白送威風了，」山坡上有人呵呵大笑道：「我們不報萬兒，有我們的道理，激將法沒有用，剛才那羅當家，早和你們說明，有他一人就夠了，我們這種無名小卒，不報也罷，可是錯過今夜，後來江湖路上自有相見之日，那時定教各位明白我們弟兄是何如人，現在各位請回，我們弟兄恕不奉陪了，」說畢，四個蒙面人，往後一撤，便隱入黑沉沉的林隈山腰之中了。

在蒙面人和呼延彪對答之間，所有攔路截車的許多人，都已撤淨，退入南北兩面暗處，一條山溝只剩下幾輛破囚車空轎車和受傷倒地，呻吟不絕的幾個皇莊兵弁了，嶠山雙怪的呼延彪呼延雕蒲州四傑

的陰陽判吳個黑煞神竇奎黑手郎登聚在一起，面面相覷，無法再留連下去，召集皇莊兵弁，檢點人數，死了二名傷了十多名，坐山雕卜雲飛却不知走向何處去了，只好把死的傷的分裝在幾輛轎車上，仍在山溝裏排成隊伍，大家垂頭喪氣的向米脂縣城進發，往西走出了這條「鬼見愁」的山溝，受傷逃走的坐山雕卜雲飛却走在小溝口外相候，跳着腳向嶓山雙怪等說，「我被一個蒙面小鬼打了我一鉄彈子，這一鉄彈子雖然打中了我後肩，傷不了我甚麼，可是我因閃避身後暗器，被土埂下刺藤上的毒刺扎了一下，同時又閃了一下腿筋，祇好暫時竄入林內，這擋口，我遠遠瞧見溝下囚車裏的高迎祥，已被一個蒙面的雄偉漢子，使出蠻牛般力氣，折斷了囚車木柱，扶出高迎祥來，而且聽到這蒙面漢子高聲喊着「舅父」，這人當然是高迎祥的外甥了，這是誰呢，」呼延彪一聽卜雲飛這幾句話，連連蹬腳道，「今晚我真氣糊塗了，沒有卜老弟幾句話提醒了我幾乎誤了大事，」說畢，又向呼延雕陰陽判吳個二人囑咐道，「我們這樣回去，有何面目再進福王府，好歹要把這般亡命之徒的脚拷脫卸了，解下落身處所，探查出來，才能想法收拾他們，現在時不宜遲，你們先進城去，我得暗地綴着他們，解下也許我們還有法子，把正點堵截住，最不濟也得把他們安審之所摸清了，你們走你們的，我得馬上返回去，」呼延彪這樣一說，黑手郎登也告了奮敢，願意同去，陰陽判吳個向呼延彪說道，「二位且慢，我們剛走出山溝兩口，那般狂徒，難保沒有暗椿監視着我們，如果二位再從這條山溝翻回去，定又落在狂徒們眼中，不如再走一段路，二位從山腰無路之處，綳了進去，定可綴上他們，得了他們安審之所，馬上回城，我們

再想法子堵截，而且我們還可通知就地營訊幫忙，」呼延彪一聽果然有理，仍然跟着大隊前走，走了二里以外，才和黑手郎登離開大隊，展開夜行術，隱着身形，翻身向鬼愁山溝溜了進來。

皇莊人馬離開山溝以後，曹操羅汝才混天猴袁時中黃虎張獻忠老獐獍馬守常翻山鶴高傑一陣風蕭二娘九節狸蕭老二及高迎祥半截觀音李自成李過李錦和一般手下伙伴，都紛紛從南北二面湧身而出，聚在一起，檢點動手的伙伴們，也傷了七八名，幸而沒有致命的，好在隨身帶有金創藥，業已包紮停當，有同伴扶持着，羅汝才向衆人說道，「現在時已不早，馬上便要天亮，此處非存身之地，離城太近，雖然我們知道米脂城內沒有標營駐紮，但是蟠山雙怪蒲州四傑今晚裁在我們手上，決不干休，說不定另想毒計，用王府勢力，勾結近處官軍，分頭堵截我們，我們得先想退身之處，」高迎祥一挺身子，抱着拳，向四面拱了幾拱，高聲說道，「諸位大哥，今天在場的諸位，不論見過面的，和沒見過面的，都是爲了江湖同源一點義氣，不管路遠路近，拚着性命，來救我姓高的一條命，這樣恩德，不是動嘴皮子的事，只要高某三寸氣在，在場的有一位算一位，都是高某的恩人，現在高某已是無家可歸，此後……」高迎祥剛說到這兒，人堆裏面有人大喊，「高大哥！你話說遠了，我和馬大哥特意到此迎接大哥上山的，大哥住話不必說了，咱們就此上路，我知道羅袁二位大哥，手下也有不少弟兄，現在雖然沒有正式安審立櫃，我知道暫時離不開陝北，大哥却不在陝北逗留，大哥，不用三心二意，咱們馬上就走……」衆人一看說話的人，原來是黃虎張獻忠，高迎祥還沒有答話，曹操羅汝才接口道，「張大哥主意很好

，不過高家溝全村老少，藏入五龍山避難，小弟已吩咐他們充作逃荒難民，從五龍山小道向這面移動，大約這時已到楊家砭，高大哥是義氣深重的人，叫他丟下高家溝老小，他決計不幹的，我們還得想個妥當法子，高大哥才能安心上山，「混天猴袁時中拍着手說：『我們羅大哥足智多謀，用兵如神，賽當年過曹操，但此刻得讓小弟露個整臉，』羅汝才笑道：『不用賣關子，有高着兒，還不讓你露臉麼，』衆人也同聲向他討主意，袁時中神氣十足，指手劃腳的說道：『諸位請想，一忽兒便要天亮，我們這樣大隊人馬，手上都有傢伙，不論走那條路，也得躲開大白天，何況我們還有幾位弟兄受傷的，大家身上雖帶着乾糧，也得弄口水喝，也得找個地方騎他一忽兒，所以今晚不論上那兒，先得找個僻靜處所，把這一大隊人馬，安頓下來，再想其他辦法，小弟在今天白天和幾位弟兄從雙泉堡一路淌過來，走岔了路，多走了二十幾里冤枉路，竟走到川口鎮相近的章家溝山路上去了，從章家溝山口出來，翻過了幾條山嶺，才到了這兒，小弟誤入章家溝山口時，看到山口裏面，有不少窑洞和草屋，建築得很整齊，却是空的，大約全村都逃荒去了，那幾所大莊子，不要說我們一二百人，便是千把人馬也容納得下，地勢又僻靜，過了川口鎮，便是吳堡，和山西離石只隔了一條河，沿着河界走，過了清澗延川便到膚施，上松樹嶺去，這條道最穩當不過，我們此刻馬上便走，到辛家溝休息一天，有這一天光陰，甚麼高主意，都可以想得穩穩當當了。』他這一說，衆人一琢磨，主意真還不錯，便教袁時中做響導，立時預備動身。

這時李白成李過李錦把蒙面黑帕去掉，從新向高迎祥叩見，匆匆說明父親李十戈被害身死，自己衣

入艾府報仇情形，這一說明，非但高迎祥驚喜交集，連所有在場人們，個個都讚不及口，想不到這三年青小夥子，一夜之間，先到城內報了父仇，又到城外來救出舅父，初出道的人，有這樣胆量本領，實在太不易了，高迎祥拉着自己外甥，瞧了又瞧，瞧他英雄威武，佩着鹿盧長劍，屹立如山，宛似金剛一般，好像把在場的老少英雄都比下去了，心裏暗暗高興，向李自成說，「你們六親同一命，想不到我姊夫也過去了，你們三人今晚在城內殺了艾同知，雙泉堡自然無法回去了，從此你們得跟着我，我們舅甥相依爲命了，現在我們且跟袁老弟到辛家溝去，到了那兒，我還有話和你說，現在我先給你引見幾位江湖好漢，」在場李自成等三人沒有正式見過的，是黃虎張獻忠老獍猶馬守常曹操羅汝才以及半截觀音一陣風九節狸等，一一見禮以後，李自成向高迎祥說，「舅父請先走一步，我們三人還得回到北面山背後小神廟去，和師傅師兄們見上一面，倘然師傅沒有別的吩咐，定必到辛家溝看舅父去，」李自成這樣一說，羅汝才猛地蹬着腳說，「該死該死，今晚沒有令甥幾位師兄纏住嶧山雙怪蒲州四傑，我們真還不易得手，說實話，今晚的事，我們都得感謝老前輩活閣羅馬二先生和他們下的恩賜，可是剛才令甥幾位師兄，出手時都蒙着面，後來功成身退，從此沒有漏面，我們連客氣話都沒遞一句，太不對了，這檔事，我幾乎忽略過去，此刻既然三位李兄要和尊師見面，務必帶着小弟同去，」高迎祥也說，「老前輩活閣羅久已慕名，既然是我外甥恩師，他老人家門下，又有恩於我，我更得前往叩謝才對，現在這樣辦，袁老弟先領着張馬二位當家和一般弟兄們到辛家溝，我和羅老弟到山神廟走一趟，再回頭到辛家溝，這樣

分兩撥走也好，一霎時中說，「既然這樣，我留下一個白天過辛家溝的伙伴，跟在高大哥身邊，免得高大哥走岔了路，」這樣商量停當，便分了兩撥，其中半截觀音一陣風九節狸却要跟着高迎祥一塊兒走。

李自成叔姪三人領着高迎祥羅汝才半截觀音一陣風九節狸和袁時中留下的響導，一共九個人，上了北面的山嶺，翻過領脊，走沒多遠，便到了山神廟，廟門口台基上坐着二個人，瞧見李自成等一般人到來，站起身來相迎，李自成近前一瞧，是四師兄藍田玉李岩，五師兄白九鶴，其餘幾位師兄一個不見，這二位師兄蒙面黑帕也去掉了，白九鶴說，「三師兄有事先走，大師兄二師兄也離開了此地，你們再不然，我們也無法久候了，李自成說，「師傅呢，」白九鶴向廟內一指，說話之間，活閻羅馬二先生正從廟內出來，李自成向帶來一般人，知會，高迎祥羅汝才率領其餘的人上前拜見，再三申謝救助之德，轉身又和李岩白九鶴一陣周旋，李自成李過李錦三人，也上前見過了自已師傅，李自成從背上解下鹿盧劍來，雙手獻上，請馬二先生過目，說明從大貓鷹神一元手上奪劍經過，並報告自己舅父贈劍之意，馬二先生接過劍匣，抽出劍來，細細賞鑒了一下，向衆人說道，「這柄漢代古劍，確是稀世之珍，古人身軀，比現代的人要長一點，這柄劍又是馬上衝鋒陷陣用的，所以尺寸比普通寶劍長一點，好在自成本身材和臂力，用這柄劍還相宜，換一個人相還不宜運用，不過自成還得在柄劍上，按照本門天罡劍術，再加一番苦功，才能得心應手，不要辜負了這口好劍才好，」自成唯唯領命之間，馬二先生又向高迎祥笑道，「今晚的事都從這力寶劍而起，高兄一見自成，便就這樣奇珍賞賜了自己外甥，可見高兄器重自成，和

期望他成名立業的心意，何等深切，自成真得把這口劍視同性命，不要失落才好，」說畢，却仰着頭，瞧着三四丈開外，對面一株大松樹上，微微一笑，順手把劍納入劍匣，還了李自成，一面向衆人笑說，「這座山神廟，小得容不下人，只好委屈，高羅諸兄席地而談了。」

於是高迎祥羅汝才一般人，圍着馬二先生便在山神廟面前土地上盤膝坐談，李自成等幾個門徒，却不敢放肆，都侍立在馬二先生背後馬二先生向高羅二人笑道，「老朽闖盪江湖二三十年，江湖上只曉得我手段毒辣，不伸手則已，一伸手，非要還出一個「公道」來才罷手，因此得了個活閻羅的外號，現在老了，這種怪皮氣，還改不過來，今晚叫幾個門徒，略助一臂之力，並不是因爲我門徒和高兄有親戚之誼，才伸手的，像福王府和歸德堡皇莊這種欺虐良善的舉動，只要被我趕上，我非打抱不平不可，現在總算諸事順手，不過嶠山雙怪蒲州四傑這種人物，自己忘記了江湖本來面目，平日依仗王府勢力，有己無人，今晚碰了一鼻子灰，未必干休，高兄還得逐步留神，因此我又想起高兄和小徒自成叔姪三人，現在已弄得無家可歸，此後何處托足，頗有攷慮的必要，剛才老朽隱身觀戰，聽見松樹嶺石門山二位當家，邀請高兄上山，足見高兄平時衆望所歸，也見得今晚在場的，都是江湖義氣漢子，但是照老朽想來，松樹嶺石門二處，山勢地形，無一可取，更無險要可言，又都鄰近膺施府城，四週像安塞，延長，宜川，邛州，關隘重重，一旦風吹草動，四面受制，無異投入絕地，豈是高兄安居之地，便是張馬二位當家，在這種地方，也是步步危機，看情形高兄已經是逼上梁山的局面，好在本省遍地饑民，各處成羣結隊

，佔山落草的不知多少，已成燎原之勢，關中民氣强悍，又居天下之脊，已成大亂之源，大約劫數如此，無法挽回，亂世時代，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原不足奇，不過我們心裏總要存着「公道」二字，才能够得人心，拓基業，不是老朽信口亂談，高兄既然衆望所歸，便應該在晉陝，甘陝，東西二面邊境，選一地勢可進可退，幽僻險要之區，才能召集同道養精蓄銳，闢一番事業，即使不想拓基創業，只圖避禍安身，也非這種地方不可，何必鑽入膚施心腹之地，自投網羅呢，這是老朽一番偏見，高兄大才，定有主見，」這一番話，說得高迎祥頓開茅塞，佩服得五體投地，旁邊坐着的羅汝才拍着大腿，喊着「對，對……老前輩金玉良言，真說到晚輩心裏去了，松樹嶺石門山二處，晚輩都盤桓過幾天，果然一無可取，不過沒有像老前輩看得這樣澈透，現在經老前輩一提醒，高大哥真得另想主意……」

曹操羅汝才一語未畢，猛聽得對面三四丈開外一株大松樹上，突然磔磔怪笑，聲如梟鳴，就在這笑聲裏，從松樹頂上唰的一條黑影，竟從四五丈高的松頂上，向衆人坐談所在，斜飛下來，地下坐着的高迎祥，羅汝才，半截觀音，一陣風，九節狸等都跳起身來，只有馬二先生依然盤膝而坐，在衆人跳身而起的當口，來人已在對面落地現身，真像飛鳥一般，落下地來，聲息俱無，衆人急向這人看時，又嚇了一跳，來人身形瘦小，一個腦袋却大，頭上雖然包着黑布，亂羊般的鬚髮，都堆在耳邊上，又長着一臉迎鬚鬍子，根根倒捲，整個的臉孔，被虻結的鬚髮遮沒了十分之七，黑夜裏看去，只露出一對白多黑少，隱射藍光的怪眼，又是穿着一身青的夜行衣，驟看去真同山魈海怪一般，這許多人裏面，只有李自成

認識他，便是鬼兒愁山溝裏轎車中碰到的怪物，江湖上稱爲大貓鷹的神一元。

神一元落地現身，便向衆人一抱拳，又向馬二先生一躬到地，抱着拳說，「久仰活閻羅大名，特來拜見，不過舉動冒昧，打攪諸位談興，尚乞恕罪」，神一元居然說話彬彬有禮，馬二先生被他這樣一來，倒不好意思再坐着了，其實馬二先生早知樹上藏着人，看劍時聽李自成說明得劍經過，便知對面樹上人，十有八九是爲這柄劍來的，此刻看他這副怪相，更明白是誰了，當下立起身來，故意問道，「足下光降，有何見教」，神一元伸手一指李自成說道，「剛才和這位令高足，有點小約會，特來討教」，李自成按一按背上鹿盧劍，從馬二先生身後大步而出，走到神一元面前，虎目圓睜，厲聲喝道，「我知尊駕念念不忘此劍，但是此劍並非王府之物，今晚山溝一場事，便爲此劍而起，現在原主又把這柄劍賜我，我視此劍，爲同性命，請尊駕斷了此念罷」，那知神一元並不答話，好像沒有聽入耳內，只一雙怪眼，直釘在李自成面上，而且走近一步，很仔細的向李自成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相了又相，睜個不定，李自成倒被他得毛聒起來，正想發話，忽見他身子向後一退，着脚說，「罷了！物各有主，寶劍自己找着了主人，還說甚麼，不用說這柄劍，也許大明江山還是你的，還和你爭甚麼」，說罷，向衆人一抱拳，說了句「後會有期，不再打攪諸位了」，便要轉身退走，馬二先生突然喊道，「神兒慢走，老朽有事求教」，雙足微點，人已到了神一元面前，雙手微攏，呵呵笑道，「尊駕突然而來，突然而去，未免輕視老朽一交了」，神一元慌不及拱手說道，「老英雄太言重了，在下本心，非但老英雄面前不

敢放肆，便是和這位冷高足李兄，很想高攀結交，無奈身有急事，因為放不下這口神劍，趕來一探動靜，現在看清物已有主，各有因緣，不容在下再生妄想，只可急急告退，去辦另外一樁大事了」，說話之間，高迎祥羅汝才等也圍了上來，殷殷挽留，神一元無法脫身，只好向衆人請問姓名，略事周旋，惟獨對於李自成，異常誠懇，拉着手說，「李兄，你現在是淺水蛟龍，一朝風雲機會，便要直上九霄，將來如有需用在下之時，只要派人到靖邊，甯塞一帶遞個信兒，在下替你召集一二千勇士，却也不難」，馬二先生說道，「神兄似乎有相人之術，對於小徒李自成誇獎得太過分了」，神一元微笑道，「老英雄闖盪江湖這許多年，閱人必多，對於李兄又是朝夕相處的師徒，李兄異人之處，定必有體察之處，在下天生一對鬼眼，曾得烏斯藏（明代稱西藏爲烏斯藏）異僧傳授相術，雖然一知半解，惟獨對於李兄過人之相，却是一望而知，老英雄對於這位冷高足，應該好好兒成全他才是」，馬二先生暗暗點頭，答說，「神兄見教，定銘肺腑，足下這樣行色匆匆，定有重要大事，還有一位冷昆仲，現在何處」，神一元向衆人看了一眼，在馬二先生耳邊低低說了幾句，便抱拳向衆人告別，嘴上說，「時已不早，東方快要發曉，在下還得趕路」，又伸手拉着李自成很殷勤的說，「李兄，咱們一言訂交，後會有期，將相甯有種，李兄好自爲之」，說畢，一撒身，捷於飛鳥，人已退出四五丈去，眨眼之間，走得無影無踪。

大家被大貓鷹神一元神出鬼沒的一攪，對於李自成未免格外注意，馬二先生朝着神一元去路，默默如有所思，好久沒有說話，忽地轉身向衆人說道，「江湖上傳說三邊二鷹，無非說他兄弟倆是個飛行絕

迹的大盜，此刻一見，才知他肚子裏很有點經緯，言語舉動，也是不凡，尤其他一身輕身提蹤功夫，已非常人所及，你這一去，三邊一帶，定有點非常舉動，諸位日後定能聽到耳中的」，李白成却說，「師傅休信他這套鬼畫符，他瞧見我們這許人，明知這口劍無法奪取，才故意弄點鬼門道，好脫身，其實我們依然着了他道兒，他這樣一陣花言巧語，我們竟忘掉了向他索回黃金鎖子甲了」，高迎祥笑道，「自成，那付黃金鎖子甲讓他抗了去罷，你們沒有親眼看到那付鎖子甲，以爲也是一件寶物，其實又大又沉，毫無實用，便是真個純金打造，又有甚麼稀罕，剛才我留神大貓鷹身上，只背着隨身小包袱，沒有這件東西，大約也嫌笨重，不知擦在那兒了」。

馬二先生不理會他們甥舅的話，在一邊向羅汝才打聽他手下有多少人，在那一段地界出沒，又問黃虎老獺猶二人部下的人數和內容，羅汝才不敢隱瞞，照實說了，馬二先生做一思索，向高迎祥羅汝才說，「據我所知陝北從榆林到隴州這一帶，立櫃安窩，聲勢較盛的綠林人物，計有府谷天保山的王嘉允，鉄角城的蓋天飛，蘆保嶺的獨行狼，這是佔山稱雄的幾位，還有忽東忽西，流動不定的大股好漢，在陝甘邊界出沒的，便是大貓鷹神一元二貓鷹神一魁，在陝晉邊界沿着黃河兩岸出沒的，有橫天王王子順，混天王苗美，掃天王苗登霧，不沾泥，紫金梁幾股大竿，還有一個江湖上頗頗有名，佔據山西崑嵐山，稱謂崑嵐王的高奇，他下最多也常出沒陝晉邊界一帶，其餘後起的，便說不清了，這幾位上線開爬的好漢，未知高羅兩兄和他們有無淵源」，羅汝才搖頭說，「晚輩和高兄現在是一脚門裏，一脚門外，除

出張馬兩位當家以外，彼此都是聞名而已」，馬二先生說，「既然如此，兩位回頭去到辛家溝，和張馬兩位當家還得仔細商量一下，再定行止哩」，羅汝才說，「定法不是法，只有到了辛家溝，再看情形，再說高家溝全村老少二百多口人，現在從五龍山小道過來，高兄還得替這般人想辦法哩」，高迎祥說，「天已大亮，紅日上升，將來安身有地，定要請老前輩光降，求教一切，現在有一點事冒昧請求老前輩俯允才好」，馬二先生說，「高兄有事，只管面講」，高迎祥看了李自成一眼，很婉委的說道，「自成和李過李錦無家可歸，老前輩行蹤不定，也不便把他們帶在身邊，可否叫他們同在下同走，甥舅相處，彼此都有個照應」，馬二先生微一沉吟，點頭道，「這樣也好，本來我預備叫他們到九華山三弟子那兒寄身，高兄說得也對，現在索興叫李岩白九鶴也跟着高兄去，他們五個師兄弟在一塊兒，多少可以幫着高兄闖點事業，可們一言爲定，我把這五個弟子，都交與高兄了」，高迎祥大喜，有這五條臂膀，如虎添翼，如何不高興，慌向馬二先生稱謝不絕，時已不早，當下馬二先生把李岩，白九鶴，李自成，李過，李錦，五個弟子，叫過一旁，暗地囑咐一番，別了衆人，先自走了。

大家送走了活閻羅馬二先生，李自成等五個師兄弟，從廟後牽過了自己的馬匹，高迎祥羅汝才等也尋到了一點山泉，大家將就，着吃了點隨常乾糧，便一齊起程，羅汝才忽然失聲喊道，「壞了！這許多人只有這幾匹馬，如何走法，我和蕭二娘本來有代步的，却忘了隨手牽來」，李自成說，「我們弟兄五人的脚程，大約還過得去，我舅舅和那姑娘蕭二嫂羅當家蕭二爺正好五人，不必客氣，請上馬罷」，羅

汝才說，「那有此禮，否則令舅和邢家姑娘蕭二嫂先上馬罷」，半截觀看那姑娘許久沒有說話，這時水淋漓的眼光，掃了李自成一眼，却向羅汝才說，「羅當家把我們當作千金小姐了，我偏不騎馬，我這大脚片子，諸位不用替我担心，當真！我這柄藏山刀，還沒有還李大哥呢」，高迎祥哈哈大笑道，「李自成是我外甥，你是我乾閨女，你還他作甚，他喲那口劍，也用不着這口刀了」，大家一路笑笑說說又回到了鬼見愁的山溝，那個袁時中留下的響導，指着山溝下說道，「不用愁沒有代步了，這一定是袁當家替我們留下的」，衆人順着他手指一瞧，原來假充鏢騎子的兩輛轎車，依然停在山溝內，駕車的兩匹馬，低着頭暗那溝邊的叢草，高迎祥說，「這好辦了，你們沒有代步的快上車，我來替你們駕轎」，那個響導也說，「我還是這個門裏出身，這條鞭子，我正捨得起來」，於是半截觀音和一陣風坐了一輛，羅汝才和蕭老二坐了一輛，李自成等五個師兄弟上馬開路，往山溝西口走了出去，這樣五匹馬兩輛車一共十一個人，向辛家溝趕去。

從鬼見愁山溝到辛家溝有四十多里路，因爲二輛轎車夾在裏面，連帶李自成帥兄弟五人也不能快馬加鞭，幸而一路沒有出岔子，也沒有官軍盤詰，足足走了大半天，日色過午，才到了辛家溝山口，山口外早已有人守候，一進山口，高山環峙，形如長峽，二面山脚，盡是一層層的梯田，却因久旱，寸草不生，再往裏進去一二里路，怪石蹲路，山徑迴旋，羣峯雜沓，犬牙相錯，一路山巖腹之間，盡是住人的窩洞，洞外也有砌着半圈石牆或樹着角柴籬的，這種窩洞山西陝西最多，大小不一，却有冬暖夏涼的

好處，現在居民結隊逃荒，寂無人影，可是前面一座峯腰裏，幾座大窰洞外面，一塊空地上，攢三聚五的搭着十幾間草屋，却從屋頂上冒起縷縷的炊烟來，領路嚮導指着起煙的草屋說，「那邊便是張馬二位當家安置弟兄之處，此刻弟兄們想是在草屋裏做飯了」，說話之間，從草屋裏紛紛跳出許多人來，拍手高呼，歡迎這面的人，四山迴應，呼聲不絕，高迎祥向羅汝才說，「這辛家溝地面倒不小，假使在山口按了守望的伏椿，或者建起攔着山口的礮堡關隘之類，一時也不易攻進山腹來，不知那一頭通到何處，如果無路可通，便是絕地了」，羅汝才道，「回頭我們查勘一下，如果形勢不錯，我跟着大哥暫在此地安身，再看風色行事好了」，兩人一面走一面談着，繞過一條山澗，便到了衆人歡呼的草屋跟前，黃虎老獺猶翻山鶴已從窰洞裏迎了出來，都說「這地方不錯，如果不是旱荒，這兒有田可種，有現成窰洞可住，雖然久旱，山泉溪澗的水源，還是汨汨而流，種田雖不够灌溉，供人食用足够了，形勢也不錯，似乎比松樹嶺石門山還強呢」。

第四章 兩具屍尸 三顆腦袋

集中在辛家溝內一般江湖好漢，折騰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日色過午，大家還沒有好好的休息一下，身非鉄鑄，自然都累得精疲力倦，高迎祥這般人回到辛家溝以後，甚麼事也顧不到辦了，第一大事，便是大家找個地方睡覺，好在窰洞裏有的是土坑，住戶雖然逃光，積存的乾糧和租用什物，搜羅起來，倒

還不少，羅汝才黃虎老獍猶派了幾個精幹部下，在山口輪流守望，以防不測以外，其餘便分開在各處窰洞裏大睡起來，李白成和藍田玉李岩，白九鶴，李過，李錦五個師兄弟，睡在一處，李白成一覺醒來，覺得內急，起來時滿眼漆黑，想不到這一睡，天已入夜，李岩白九鶴李過李錦鼻息沉酣，兀自睡得挺香，李白成摸到窰洞外面來小便，抬頭一看天上月色星光，非但入夜，大約已到了三更時分，窰洞外面有天上一點星月微光，倒比洞裏伸手不見五指好得多，四面林巒路境，約略可以分辨得出來。

李白成立在窰洞外面，驀地想到這許多人聚在這兒，馬上得想辦法，第一是糧食，隨身帶的一點乾糧，那能持久，第二是昨夜殺死艾同知和九曲坂劫取囚車，一夜功夫，發生兩事，官府定要拿緝兇手，何況嶠山變怪蒲州四傑豈肯干休，定必還要生出花樣來，這兒離出事地點只有四五十里路程，人多招風，早晚便得出事，白天大家只顧睡覺，誰也顧不到別的，這時我既然想到了，我得趕緊和舅父先商量一下，轉念之間，想奔左面一個窰洞去見他舅父高迎祥，猛見左面遠遠的現出一點火光，遠看去也不過像天上小星星的一顆大小，一陣山風拂過，那點火光，便即隱去，忽又現了出來，老是倏隱倏現，閃爍不定，李白成暗想這顆火光未免有點怪道，我們的人都聚在這兒，據他們說，這辛家溝的人又都逃光了，那顆火光，難道人們常說的鬼火嗎？我不信，我偏要看個水落石出，他想到就做，暫時先不去見他舅父，返身回退自己睡的窰洞，不願驚動別人，蹑手蹑腳，在土坑上摸着自己的鹿盧劍，背在身上，結束了一下衣服，便轉身出洞，定睛細看那顆火星時，兀自在那邊一閃一閃的隱現無定。

李白成向那顆火光奔去時，看着好像沒有多遠，走起來却有不少路，而且山路曲折，高低不平，有時山徑迴旋，忽失火光所在，到了高處，四面辨認，才又看出發現火光所在的方向，這樣走了里把路，才走近了火光所在，原來此處山勢緊束，一條羊腸小徑，穿入山窩之內，一個形如獅子頭的山嘴，擋在路口，這條山徑，宛似從獅口裡吐出來一般，在形如獅首的山嘴上，似乎面積不小，上面列着一排屋影子，一點火光便從上面屋內透射出來，屋外有幾枝高大的黃桷樹，樹上枝葉，被風吹得東搖西擺，火光有時被樹葉遮住，所以弄得倏暗倏明了。

李白成一想，既有火光，便有人住，總得看個明白，從這條小道，奔到那座山嘴子下面，抬頭一看，這座山嘴子，石多土少，形若懸崖，足有五六丈高，並不十分陡峭，按一按背後寶劍，施展輕身功夫，藉着上下突兀的山石墊足，幾個起落，便到了上面，一到上面，才看出這一排屋宇，地勢極高，並非普通住屋，隨着山勢建屋，全用山石壘成，屋後緊靠着一座高峯，屋前形若平台，中間有幾十級陡峭的石磴，石磴盡處，門上依稀有塊橫匾，似乎是所山神土地廟之類，也許是個古蹟，因為房屋還在山石砌成的平台上面，李白成站在石磴下面，反而看不出火光來了，毫不遲疑，便步上石磴向上走去，石磴兩面，也是山石壘成的石壁，石壁上面便是屋前的平台，因為中間是磴道，便把上面平台，分作兩半，各自成步升高，自己腦袋快要和平台相並時，忽地眼前一暗，刷的一陣疾風，從頂上拂過，李白成猛地一矮身，同時肩頭鹿盧劍鏘的一聲，竟自躍出劍匣幾寸來，李白成心裏一驚，急反腕拔出鹿盧劍，雙

足一點，躍上左面平台，橫劍卓立，凝神四探，平台上月光似水，寂無人影，平台上一排石屋，除出中間一座門以外，左右都閉着牖戶，不過有牖無戶，而且牖檻離地只有二尺高，站在平台上，可以直瞧進牖內去，左面牖內，黑洞洞的瞧不出甚麼來，右面的牖內，却射出一縷燭光，李自成在窺洞外望見的，便是這牖內的燭光，不過這時李自成站着的是左面的半個平台，要探視有光的牖內情形，還得走向右面平台上去，中間夾着幾十級石磴，左右平台，原止七八尺空擋，李自成一躍而過，走近右面牖外，向裏瞧時，頓時驚疑萬分，咄咄呼怪，只見牖內中間一張桌上，陳列着燭簽香爐，一對燭簽上兩支白蠟燭，只有一支蠟燭點着，火苗竄起老高，圍着白桌幃，前面上擱着一個火盆，盆內紙灰滿滿的，還有燒不盡的黃白紙錢，最可怪的，桌上中間供着一顆死人的腦袋，雖然血色全無，白得像個羊頭，看情形似乎身首分離還沒有多久，腦袋前面和左右兩面，分設着三副杯箸，桌心盆內，供着一隻熟雞，似乎出鍋未久，還冒着一點熱氣，而且盆內熟雞，已非全形，似已撕着吃過，只要瞧左右兩面都堆着鷄骨頭，便可知道，再一看桌後，更奇怪了，一副鋪板上，並肩躺着兩具屍戶，頭裏腳外，筆直的抵着，身上蓋着一幅布被，只露出兩顆亂髮覆面的腦袋，瞧不清怎樣的面目，這間屋內四壁空空，並無別物，靠左一堵壁上，有扇通中屋的門，却又是從裏面反上了門，李自成越看越奇，屋內兩具屍戶，却有三個腦袋，屋內只有死人，並無活人，而且門又反門上的，誰點的燭，誰燒的紙錢，誰煮的雞呢，而且上供的鷄，又是誰撕着吃，吃了一半便不吃了，這種種疑團，如從情理上去猜度，實在無法猜出其中道理來。

李自成驚疑之際，驚地心裡一驚，想起從小聽人說過，深山古廟，常有鬼怪僵尸一類的東西出現，這辛家溝人已逃空，何況孤零零的山崖石屋內，誰也沒有這樣胆量，伴着兩具屍尸，外帶着一個無身腦袋，屋內定是鬼怪無疑，猛又想起剛才一步步走上蹬道時，一陣怪風颯過，寶劍竟會自己出匣，這又合一般人講的，寶劍夜鳴，出匣報警的故事，他這樣一想，越發認定妖魔作怪無疑，雖然覺得吉凶難測，但是極不害怕，極不作退避之想，橫着一柄鹿盧劍，只暗暗預備怎樣對付，瞪圓了一對虎目，釘着兩具挺着的屍尸，和桌上擱着的腦袋，看他變出甚麼花樣來，如果真是僵尸一類的鬼怪，自己再跳進廳去，仗着這柄利劍，把兩具屍尸和那腦袋，斬個稀爛，看他還作怪不作怪，他正在心口相商，忽聽得平台左面黃栢樹上刷啦一響，李自成轉身探看，却無動靜，只樹影縱橫，隨風搖擺，山嘴下林子裏，夜梟咻咻怪叫，音如兒啼，便覺鬼氣森森，偶然又聽到對山幾聲野狼悲吠，其音更慘，悻人心胆，換了常人處此境界，絕對無法留戀下去，偏碰着天生硬漢的李自成，非但胆壯氣豪，而且事事要究根問底，看個水落石出才罷手，他一看四面並無異狀，聽到的也許是風吹樹帽子的聲音，自己一解釋，仍然翻身奔向廳口，再向廳內看時，果然妖魔作起怪來了，鋪板上挺着的兩具屍尸，只剩了一具了，屋內空洞洞的一覽無遺，一轉身功夫，一具屍首楞會不翼而飛，真是怪事了，再定睛細看時，怪事又起，桌上擱着的腦袋，竟在那兒一動，忽而向左邊微微的一搖頭，忽而又向右邊點幾點，活像左右設着的兩副杯箸，是有鬼脛陪着那個腦袋似的，這顆腦袋的舉動，便像和兩面鬼魂談話一般，李自成忍不住一聲大吼，用劍向廳

艦上一拍，大喝道：「甚麼妖魔鬼怪，敢在我面前作怪，再不安靜，我便要對你們不客氣了！」那知道，這一喝罵，那個腦袋竟出了聲，先是發出嗚嗚咽咽的哭聲，然後又抽抽抑抑的說道：「我死得這樣苦，只剩了一個腦袋了，還有這樣蠻不講理的人，趕上門來欺侮我，人死了，還怕甚麼，我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領，能把我怎麼樣？」其音甚低，却還聽得出來，這一來，李自成也有點毛骨森然，萬想不到死人腦袋會說話，聽口氣，這個腦袋竟和自己較量上了，自己堂堂丈夫，難道真和缺腿少手的腦袋幹一下嗎，他微一遲疑之間，猛聽得身後嘆嗤一笑，這一下，却把李自成嚇了一大跳，防人暗算，急向橫裡一翻身，再扭身看時，石柱欄上赫然踞着一人，飄身落地，走了過來，指着臆內說：「師弟，你被他們矇住了，」李自成一看是自己五師兄白九鶴，大喜，慌問：「師兄怎知我在此地？」白九鶴笑道：「我們同睡在一坑上，怎會不知道，你回洞拿劍時，我便覺察了，我遠遠跟你背後，向這兒跑來，不料我身後也跟上人了，李錦比我還壞，故意掩蔽着身影，拿土塊子逗我，我停身搜查他，便上了他的當，他鑽在樹林裏面，反而跑在我前面去了，我追上了他，才知是李錦，兩人合在一起，苗着你的當，一直跟到這兒……」一語未畢，窗內燭光忽滅，屋上却有人哈哈大笑道：「變戲法兒的朋友，不用裝妖作怪了，請出來，我們交個朋友罷，」從這笑聲中，屋上跳下一人，却是李錦，同時中間大門口，火光一幌，現出一人，一手執着素燭台，一手向李自成亂招，笑着說：「看情形諸位都是道上同源，不必再玩把戲，請進來再告奉下情罷，」這樣一來，李自成倒被他們鬧得神志迷惘起來，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白九鶴笑道：

「好好！我們只好打攪二位了，」說畢，當先向中間大門走去，李自成李錦也跟着邁進門內，門內似乎座殿宇，空洞洞的只中間有座破佛龕，看不出龕內是何佛像，那人執着燭台引着三人走進右側的一重門戶，這間側屋，便是李自成在平台上從窗外看到鬼怪的屋子，左壁一重門戶，本來從內門上的，此刻李自成等都走進屋去了。

屋內一切如舊，那個腦袋，兀自在桌上擺着，只是桌後鋪板上挺着的二具屍首，一具也不見了，只剩下那幅布被，在鋪板上堆着，可覺屋內除出執燭領路的人以外，還有一個人，站在桌邊，含笑相迎，這時主人把桌上二支素燭，一齊點上，屋內比前又光明了一點，李自成細看二人的長相，真和鬼怪差不多，一個是亂髮披肩，滿臉紅癩，穿着一身土黃色紫花布的肥大衣服，腰裡纏着一條紫色汗巾，掖着一柄寬刃鬼頭刀，那一個是弔眉鉤鼻，紫眼縮胆，瘦得見棱見角，形若骷髏，穿着對襟密扣的一身夜行衣，胸勒十字絆，腰佩寶囊，綁腿上插着一柄牛耳雙刃解腕刀，這二人容貌雖醜，對於進門的三位客人，倒是殷勤招待，尤其對待李自成再三說明「剛才發生誤會，以為六扇門裏的能手，追蹤到此，所以故作疑陣，隨後又有二位光降，才看出彼此都是道上同源，以前種種遊戲舉動，實在太不對了，」說罷，二人向李自成抱拳道愧，李自成笑道，「二位雖然這樣說，在下還是莫叫其妙，這個人頭搖頭幌腦，悲悲切切的向我說話，難道也是假的嗎？」二人笑着正想說話，白九鶴指着上面屋角一個透光破洞大笑道，「變戲法的不怕橫瞧怕直瞧，我和李錦眼看自成師弟走到平台下面時，我們二人躍上平台側面一株大

黃柳樹，躲在樹裏瞧見自成帥弟走上石蹬來時，右面平台上飛起一條黑影，施展神偷雲鷹抓雀的功夫，想卸自成帥弟背上的寶劍，大約因為這柄劍又沉又長，自成帥弟身形又閃得快，不易得手，這條黑影便穿進左面窗戶去了，這時我們二人便從黃柳樹上，轉到屋頂上去了，我們在屋上看出右面屋角上漏出燭光來，便過去扒在屋上，從這窟窿裏望下瞧，正瞧見有一位躲在桌子底下，捏着鼻子唱雙簧，一隻手從桌下伸上來，撮着這個腦袋的後腦後髮，左右擺弄，我們一瞧，便知和自成帥弟開玩笑笑了，非但我們二人幾乎笑出聲來，連躺在板上的一位，也從被底裏用手握着嘴，雖然沒有出聲，身子却在那兒顫動，可見笑得有點忍不住了，可惜李帥弟一心在桌上腦袋，如果往桌後一瞧，也許看出破綻來，不果前面有素桌韓擋着，從窗外看進來，原是不易看破的，所以變戲法怕上不怕下，擋前難擋後，便是這個道理，」李自成前後一想，悅然大悟，心想老把這屋內看作都是死人，所以事事變成奇怪，一經道破，原不足奇，不禁哈哈大笑，連裝妖作怪的二人，也笑個不止，李自成向白九鶴笑道，「這樣說來，我聽得左邊樹上刷啦一響時，便是你們離樹上屋時，帶出來的聲音了，如果沒有你們這點響動，我還會轉身探着，我不轉身，他們二位還沒法使這個腦袋說話哩，」說畢，一齊大笑，一屋子都是笑聲，和剛才一屋子鬼氣森森的景象，好像換了個天地。

李自成向兩人說道：「兩位萬兒，尚未請教，何以在這種荒山古屋寄身，這顆腦袋，又是怎樣一回事，冒昧動問，不知兩位肯見教一二嗎？」這兩個人久闖江湖，眼睛是亮的，看得李自成雄壯威猛，氣度異

當，身上又背着這樣長劍，便知不是尋常之輩，還有兩位，也是氣概軒昂，英氣勃勃，心裏暗暗起敬，請教了三人姓名，苦於屋內沒有坐具，只好請三人坐在鋪板上，自己在牆角搬了兩疊磚頭，權當坐具，陪着李自成等，說出兩人到此的經過來。

原來這兩人都山西大盜崑嵐王高奇的黨羽，滿臉紅癩的叫作劉五外號蝎子塊骨瘦如柴的叫做飛星子袁宗，原是飛賊出身，兩人與山西神山峪搖天動秦剛斑虎辛思忠是結義弟兄，搖天動是老大，老二是斑虎，蝎子塊飛星子是老三老四，四人嘯聚神山峪，一面和崑嵐王高奇密切聯絡，一面又與對河府谷神木一帶爲首好漢，佔據天保山的混世天玉嘉元掃地王苗美暗通聲氣，不意四人和對河天保山時有來往，崑嵐山高奇却犯了疑忌，此爲四人有了異心，不利於他，發生了窩裏翻，恰好這時離神山峪不遠的河面，是小總兵王國樑駐兵的重地，王國樑屢次想勦滅崑嵐山寇，因有神山峪搖天動這一支人馬，和崑嵐山成了犄角之勢，不敢輕動，一得到自生嫌隙的消息，便和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暗定密計，派一能言善辨之人，到神山峪和搖天動等接洽招撫事宜，允許搖天動斑虎二人，以記名守備敘用，蝎子塊飛星子二人以記名都司敘用，有功再行升賞，搖天動等四人，正怨恨崑嵐王高奇不明是非，不顧義氣，一賭氣，竟暗暗率領部下一千多人，受了招撫，歸總兵王國樑節制，山西巡撫耿如杞好言撫慰，立時下了四道記名守備記名都司的扎委，搖天動等搖身一變，大小也是朝廷命官了，那知道過不幾時，東邊滿夷入寇，進了山海關，兵臨灤州，畿輔震動，飛調各省勁卒入衛，山西巡撫耿如杞發令本省各處人馬，抽調防

兵四千，河曲總兵王國樑乘機派新受招撫的神山峪一支新兵約一千人，叫斑虎辛思忠率領，星夜出發，跟着耿巡撫北上勤王，王總兵對搖天動等說得非常動聽，說是乘此機會，替朝廷出力，可以飛黃騰達，其實他知道搖天動等四人，以斑虎辛思忠智勇出衆，最有威名，乘機拔去了眼中釘，分散了四人勢力，然後可下毒手，那知神山峪這股綠林，倒非烏合之衆，都是千挑百選的關中健兒，斑虎辛思忠雖然是一當家，却深得衆心，帶了一千弟兄們，臨走時，囑咐搖天動三人，「注意王總兵舉動，千萬不要大意，萬一有點風吹草動，立時派人飛馬暗遞消息，深知耿巡撫所轄幾支兵馬，平日剋扣軍餉，紀律毫無，軍心不一，恐怕出不了娘子關，便要出事，萬一中途出事，我帶着的一千弟兄，是我們神山峪的全部精銳，決不能棄而不顧，但是神山峪已難回去，只有一個地方可走，便是我老家陝境川口鎮相近辛家溝，我此去當然往太原走，然後跟着耿巡撫向娘子關進軍，但是我得步步留神，看風色行事，我從河曲沿着河界向汾州這條路上走，一有風吹草動，便可渡河奔川口鎮，這是我的退路，也是你們的退路，切記切記」，斑虎走後，搖天動手下舊日弟兄，只剩了二百多人，過不了幾天，正值中秋佳節，總兵王國樑在總兵衙門內，大排筵席，歡宴部下軍官；搖天動、蝎子塊、飛星子三人當然參加這個宴會，三人一進總兵衙門，搖天動、蝎子塊是粗魯腳色，滿不在意，飛星子記着斑虎臨走的話却留了神，只見署內署外，佈滿了王總兵心腹部隊，同席的軍官們，形色上也和往日不同，心裏便起了疑，無奈三個人被招待的分開了三處，只有蝎子塊坐在相近的隔席，搖天動比兩人官階高一點，不在一間屋內，飛星子只好乘衆人不留意時，

暗暗與蝎子塊打了招呼，果然酒席將要散時，突然由後面湧出幾個健卒，高舉軍令，向兩人喝道，「奉將軍軍令，盜首搖天動已經就縛，你二人今天插翅難逃，識相點，趕快跪下就綁，如果抗命，立時格殺勿論」，飛星子蝎子塊霍地跳起身來：一看門外已有許多帶刀軍健奔進來，飛星子向蝎子塊一使眼色，哈哈笑道，「何必費事，早知有這一天，讓我們喝了這杯酒，便跟你們走好了」，便在這假作扶杯喝酒當口，兩人同時把桌面一掀，一脚踏開坐椅，各自一發身，哧哧，兩條身子，像箭一般，一東一西，分向兩面牆外飛了出去，立時一陣大亂，兩人已翻上屋簷逃走，軍健們措手不及，連張弓搭箭都來不及，一般軍官們，苦於都是馬上英雄，竄高竄矮，却非所長，屋裡屋外，枉有這許多人，眼睜睜看着兩人逃走了。

兩人逃出總兵衙門，飛一般向自己營裏奔去，遠遠便瞧見營門外，密密層層圍住了兵馬，二百多個弟兄，一個個從營裡押綁而出，兩人怒氣冲天，慌一撤身，躲在僻靜處所，脫下官服，暗地一商量，推測王總兵這樣的絕戶計，定然早有安排，辛二哥難免也中毒計，我們兩人僥倖逃出命來，得趕快通知辛二哥才好，蝎子塊便說，「四弟，我這兩條腿，比你強一點，你隱身在這兒，探聽大哥和弟兄們吉凶，我得馬上往太原這條路上趕去，三天以後，在對河合川鎮會面」，兩人匆匆商量停當，蝎子塊拔腿便走，這裏飛星子袁宗施展夜走千家的本領，躲在一家大宅子的空樓上，晝伏夜出，暗探總兵衙門怎樣發落搖天動和二百多弟兄，那知道王總兵手段真辣，出事的第二天，便把搖天動和二百多弟兄，一律斬首，還

把搖天動的首級，掛在轅門示衆，一面挨戶排搜，追緝兩名逃犯，飛星子孤掌難鳴，河曲地方又不大，有點存不住身，氣憤填膺，屢次想刺死王總兵報仇，無奈王總兵也明白逃走了兩個高來高去的劇盜，戒備也異常嚴密，一時頗難下手，只好施展巧小之能，先把搖天動的首級，盜到手中，立時溜出河曲轄境，過了黃河，好在晉陝交界的河道，湍流雖急，河床却狹，居然被他偷渡對岸，到了陝西邊界合川鎮，便算脫開了王總兵勢力範圍，找着一家小旅店，暫時安身，在門口暗暗畫上一個記號，等候蝎子塊到來。

過了一夜功夫，蝎子塊滿身灰土的到來，飛星子問他「爲何來得這樣快，二哥見到沒有」，蝎子塊一面擰着身上的土，一面說，「咱們二哥真行，原來他帶着弟兄們，不從內地走，過了保德奔羅口，靠着河岸走，從保德起，沿路都按下了人，我一到保德，便碰見了自己弟兄，用不着我再趕路，沿路弟兄一站接一站，傳過話去，二大隊人馬原沒有過紫金山，還駐紮在羅口，立時得到我們消息，而且一夜功夫，二哥的回話已到，叫我不必再去見他，火迅和你先到辛家溝察看安頓人馬處所，他馬上拔寨過河，到此相會」，飛星子一算路程，從羅峪口過河是陝界的柳林塔，往南走，必得經過葭州，神泉鋪，店頭鎮，才能到達米脂縣境的辛家溝，最快也得兩三天功夫，可慮的是葭州有官軍駐紮，帶着一千弟兄，路下怕有阻礙，可是也顧慮不得許多，兩人在川口鎮買了點吃的用的東西，背了搖天動的首級，向辛家溝走來，辛家溝是兩面山峯夾成的一條長長的山道，裏面山迴路轉，藏風聚氣，倒是一處很有形勢。

的所在，離官道又遠，不是辛家溝的人，很少走到這條路上來的，太平時代，無異世外桃源，不幸連年大旱，辛家溝千百戶，世世養命之源的山田，顆粒無收，全村逃荒，才變成現在斷絕人煙的慘境，斑虎辛思忠便是辛家溝的大戶，他率領的上千名弟兄，一大半還是辛家溝的壯丁，而且辛家溝和九曲坂鬼見愁山溝不一樣，辛家溝東西兩面山口，足有七八里路長，人們又稱爲東辛家溝，西辛家溝，東口通川口鎮，西口便是李自成高迎祥從鬼見愁山溝奔來的一條路，在高迎祥等走到辛家溝時蝎子塊飛屋子還沒有到來，兩人從辛家溝東口進來，已經日色西斜，走到東西辛家溝的中心點，走上這座山嘴上幾間石屋內才停下身來，這時高迎祥大隊人馬，正在窰洞內睡覺之時，和石屋相隔也有一二里路，所以兩人根本不知西辛家溝有這許多人物在內，兩人在石屋內停下身來，一看石屋內還留着破桌子瓦盆等物，勉強可以安身，便把川口鎮買來的應用物件搬了出來，居然替搖天動說起簡陋的靈堂來，而且仿照叫化子煨神仙雞的法子，用溼黃泥厚塗在帶毛鷄上，在屋後掃了點枯枝枯葉，煨好以後，只向地上一擯，黃泥帶毛便整個脫落，立時變成香噴噴雪白鮮嫩的神仙鷄了，兩人供上搖天動腦袋當靈牌，點起香燭，哭拜了一場，卸了兩扇門板當床鋪，一切佈置粗備，便在供腦袋的靈桌上，兩人便把這隻神仙鷄下起酒來，這場面可算和義兄搖天動的「生死聚餐」，而且兩人同時舉着酒杯，向上面搖天動腦袋哭喊着，「大哥，辛二哥不久就到，俺們活着的弟兄三人，不替大哥報仇，不殺王國樑，誓不爲人」，在這荒涼的古屋裏，兩人對着一顆首級舉杯立誓，這情形真是悲壯萬分，兩人原預備吃飽了以後，把這顆首級在屋後山峯上擱

地埋葬，不料吃喝到了一半頭上，李自成望見火光，遠遠奔去，把他們當作了妖魔鬼怪，而蝎子塊飛星子也把李自成當作山西官方派來的輯捕能手，故佈疑陣，存心戲耍，此刻兩人把經過實情，毫不隱瞞的說了出來，李自成白九鶴李錦三人聽得暗暗點頭，而且佩服他們義氣深重，不失爲江湖好漢的本色，尤其對於兩人口中所說的斑虎辛思忠這人，李自成一心，又存了另一種主意。

蝎子塊飛星子兩人說明了來歷以後，當然也要動問李自成一人的來踪去跡，李自成並不隱瞞，略把鬼見愁山溝的事一說，蝎子塊飛星子一發引爲同道，飛星子更是興高彩烈的說，「想不到辛家溝聚會了這許多江湖好漢，此刻時候太晚，明天定要專誠拜謁，請李兄三位引見」，大家又談了一陣，李自成等便向兩人告辭。

李自成白九鶴李錦一路回來，到了半路上，遠遠便見住了一所在，火光錯落，人聲靡雜，不知何事，忙加緊脚步，趕了回來，到了窰洞所在，才知大家都已睡足起來，在窰洞內外，插了許多火把，人來人往，很是熱鬧，其實月亮正中，不過三更時分，李自成等走進舅父高迎祥睡的窰洞內，黃虎，老獺，羅汝才，袁時中，翻山鶴，半截觀音，一陣風，九節狸，以及藍田玉李岩，李過，都在一，也不知從那兒搜羅來許多破椅破板橙，大家圍坐在一起，不知議論甚麼，三人一進去，高迎祥便問李自成，「你們上那兒去了，你們再不來，我們便要分頭找你們去了，」李自成把碰到蝎子塊飛星子情形，大概一說，羅汝才說，「聽李兄這樣一說，此地不久有斑虎辛思忠帶着上千人到這兒來，高大哥想利用這許多窰

洞，安置高家溝全村老幼，恐怕又有點不妥了。」高進祥眉頭微縐，半響沒有出聲，李白成一問所以，原來大家精神睡足以後，一齊起來，擠在一塊兒，評論今後的出路，黃虎老獍猶意思，老想勸高進祥和衆人一塊兒到松樹嶺或石門山去，那邊總算現成基業，大家在一起，力量也雄厚些，但是高進祥老惦着從高家溝逃避出來的全村老幼，而且心裏存了馬二先生的語誡，一半也看中了辛家溝，想請黃虎老獍兩位當家，先回虜施，自己和羅袁及李白成等暫在辛家溝權居幾時，看一看風色，真個不行時，再往南走，向虜施移動，現在一聽不久有大批綠林到來，那個姓辛的又是本地人，這倒有點不好辦了，李白成明白了緣由，開口道，「舅父，你願意在這兒多呆幾天，也沒有什麼關係，這辛家溝東西兩面，足有七八里路長，從前原有千把戶人家，不要說那個姓辛的只帶上千人來，便是上萬的人，也容納得下，姓辛的背了這樣大風火到這兒來，又是逃犯，又是逃軍，這樣整個營頭開小差，總變了和反叛無二，辛家溝雖和山西陽省，也只隔了一條河，他居然敢到這兒來，當然有他的打算，我們現在也是黑人，想再做安善良民，我們回願意，無奈已辦不到，既然辦不到，我們便得打主意，最起碼也得保全了我們一般人性命，不致再跌翻在官府手內，要想從這兒打主意，我們只可培植自己的力量，結納有能耐的同道，姓辛的帶着上千人到這兒來，也算得同病相憐，也許彼此都有互相扶助之處，再從辛家溝地勢上來說，雖然我們匆匆到此，還沒有細察勘過，但是大概情形已可略窺一斑，論地勢沒有什麼險要，可有一樁好處，南北兩面，重山疊嶺，大約無路可通，只有東西兩個出口，兩面出口守住，想隨便進來人，未必容易，萬

一情勢不利，從東口退出去，川口鎮過河便是山西邊界，便是不過河，沿着河未往南走，從川口鎮經吳堡，趨退川延長，便可直達張馬兩位當家的松樹嶺石門山了，這條路上，聽說沒有甚麼關隘，不是驛道之路，當然有相當便利之處，不過在這七八里路長的辛家溝，如果真有我們眼前這堆人，真還沒法佈置，好在姓辛的有這許多人到來，只要志同道合，便不愁施展不開手脚了，所愁的人馬越多，糧食越發不易打算，剛才聽蝸子塊飛星子說起川口鎮，大約是個市集，暫時去採辦幾天糧草，還不致為難，人多日久，怕有點不易支持了，我年青無知，想到就說，舅父和諸位英雄還得從長計議才好，」李自成侃侃而談，高迎祥不住點頭，心想我這外甥，倒不是一勇之夫，看他不出肚裏很有點經律哩，羅汝才却跳起來，拍着李自成肩膀說，「李兄將來定是一位了不得的大英雄，剛才李兄說的這番話，凡是在座的諸位，大約沒有不佩服的，」說罷，又向高迎祥一豎大拇指，「大哥，你有這位令甥李兄輔佐，還愁甚麼呢，」高迎祥哈哈大笑，似乎得意非凡，李自成却向羅汝才一抱拳，笑說，「羅當家，你和我舅父弟兄相稱，我是晚輩，千萬不要這樣稱呼，」羅汝才笑道，「我比李兄大不了多少，我敬的李兄少年英雄，你們各論各的，咱們以後還要多親多近，不過剛才李兄說到姓辛的，帶了上千人來，可以互相扶助，話是不錯，但是現在還不知姓辛的和我們能不能講到一起，還不敢定，我們也不必希望仗仗姓辛的，高大哥真個願意在這兒紮根基，我和袁時中老弟出去召集二三千人，大約不致十分為難，至於糧草一層，李兄是初出道，當然不明白綠林的奧妙，只要有人，便有糧草，不要看陝北遍地旱災，成羣逃荒，大鎮大市的富戶，

一樣是金銀滿庫，糧食滿倉，不管他藏得如何嚴密，我們也有法子把牠掏出來，」

第五章 好色的歸宿

高迎祥當初在高家溝隱居爲一方之雄，無非平日仗義疎財，歡喜結交江湖好漢，原沒有多大雄心，他結交的朋友當中，曹操羅汝才混天猴袁時中，手下雖有不少裁撤的驛卒，他們却明白憑兩人一點武功還夠不上佔山立寨，上線開爬，久慕高迎祥武藝高強，手下許多獵戶，個個手裡都有幾下子，所以極力拉攏想拉高迎祥下水，做他們的首領，湊巧高家溝出事，歸德堡皇莊壓逼得全村人民難以安生，一直演變到攔路劫囚，已到了騎虎難下逼上梁山之勢，偏又碰着自己武勇威猛，無家可歸的外甥李自成，自成一團，又有幾個師兄弟在一起，個個本領非常，這才振起了高迎祥的雄心，想在高家溝闖出一點局面來，當晚經李自成侃侃一談，羅汝才袁時中等一捧，心裏更決定了，便在這晚上，大家商量了許多應辦的事。

黃虎張獻忠老獺猶馬守常在松樹嶺石門山兩處，已經立下了一點根基，高迎祥既然一時不能同去，兩人勢難在高家溝久留，和高迎祥約定了以後密切聯繫，互相扶助，第二天便帶着同來的一般人，連夜回松樹嶺石門山去了，兩人走後，高迎祥一點人數，有辛家溝獵戶三十幾名，羅汝才袁時中手下的黨羽，四十多名，外帶二十多匹驃馬，立時又把要緊趕辦的事，大家分配了一下，翻山鶴高傑到王龍山這條路上，搬取高家溝避難的全村老幼，混入張袁時中去召集羅袁兩人部下，在辛家溝集中，以厚勢力，一

陣風葉二娘九節狸葉老二夫婦三人改扮服裝，到米脂城內探聽消息。

三撥人分頭出發以後，李自成李岩白九德李過李錦五人集領十名獵戶，各人配了一匹馬，攜帶銀兩到川口鎮採辦糧食馬料和一切應用物件，順便察看東辛家溝一帶形勢，這般人動身上路時，是在午後未牌時分，十五匹馬濺刺刺向東跑去，跑不到半里路，便見對面有兩個人飛一般遠遠奔來，到了跟前，看出是昨晚會面的蝎子塊飛星子二人，李自成一匹馬奔在前面領道，一見兩人飛一般跑到跟前，慌跳下馬來，抱拳說道，「兩位往那兒去走得這樣急，」飛星子說，「我們正想去拜謁李兄，不知李兄和諸位英雄上那兒貴幹，」說罷，兩人向馬上諸人連連抱拳，李自成說「我們到川口鎮，置辦一點食用物件，兩位過訪，有失迎接，望乞恕罪，」不意李自成一說出到川口鎮去，蝎子塊脫口而說，「原來李兄和諸位上川口鎮去，這倒湊巧了，」蝎子塊沒頭沒腦的說了這句話，飛星子朝他白了一眼，慌不及向李自威連連抱拳，搶着說道，「李兄威儀出衆，肝胆照人，我們一見便佩服得了不得，將來我們辛二哥見着李兄時，猩猩惜猩猩，還不知怎樣高興哩，但是剛才辛二哥密派急足，到此通報，山西巡撫耿如杞得知辛二哥這支兵馬叛變，飛飭沿路駐軍，火速攔截，怨家對頭的河曲總兵王國樞，更是調兵遣將，四路提防，一面防我們返回老巢神山峪，一面派兵追躡，沿路跟踪，自己又帶着一支騎兵，渡河過來，會回這邊鄰省葭州吳堡，一帶沿河營汛，防守河岸，一體圍剿，這一來，我辛二哥和上千弟兄，想渡過河來，怕是不易，但是辛二哥傳話過來，他說，「山西幾處攔截追躡的官軍，並不放在心上，他自有脫身之法，所怕的王國

標這支騎兵，在這邊河防埋伏，半渡邀擊，叫我們趕快想法阻擾，使他們無法邀擊，如果辦不到，火速派人回報，免得渡河時遭了毒手，一我們兩人，聽這個消息，急得坐立難安，正憑我們兩人本領，想要把這支軍隊擋住，實在萬難，一時無計可施，不嫌冒昧，想請李兄和諸位英雄，商量一下，昨夜一見李兄，便知光明磊落的義氣漢子，和李兄在一塊兒的，當然也是江湖豪俠，也許李兄能够解脫我們這步危難，明知初次相會，不應如此相求，無奈我們辛二哥和上千弟兄，如果渡不過來，早晚被官軍包圍，全數覆滅，最可恨崑崙王高奇，近在咫尺，竟不相救，存心要把這一千多弟兄，置於死地，倘李兄助我們一臂之力，這樣恩義至死不忘，」說罷，兩人滿面愁容，急得語無倫次，意思之間，竟要屈膝，李自成慌伸手把兩人架住，說道，「兩位休得如此，彼此江湖同道，只要力量所及，定當拔刀相助，不過我得問過明白，你們再大家商量，兩位知道那位辛當家帶着千把弟兄，現到了甚麼地方呢，」飛星子慌說，「據來人所報，已經過了紫金山，而且繞道過了臨縣，竄入馬頭山內，馬頭山離磧口沒有多遠，磧口對岸，便是這兒的川口鎮，現在辛二哥等候我們消息，只要我們把川口鎮的伏兵打退，雙方約定時候，他馬上渡過河來，可以合力擊退王國標這支騎兵，辛二哥還說，這事越快越好，最好今晚能够使他渡河，否則王國標在兩岸要口，都佈置好精兵，便設法渡河了，」李自成很驚異的說「照你此刻所說，大約川口鎮已有官軍佈置了，」飛星子說，「昨晚我們從川口鎮來時，不見有兵馬行動，今天辛二哥派來的人，便從磧口渡過川口鎮來，還算僥倖，他渡過來時，王國標的前站人馬剛到川口鎮，暗地窺探，只二十多名騎

兵，又設法探出今晚王國樑大隊人馬可到，預備駐紮川口鎮內，把川口鎮當作他發號司令之地，在川口鎮一帶沿河探隨時堵截，看情形王國樑決心要把辛二哥這支人馬消滅個乾淨，才稱他心意了，」李自成仰頭微一思索，又問道，兩位從前在王國樑部下呆過一時，大約知道王總兵營內，有什麼出色人物，他自己帶到川口鎮來的騎兵，大約有多少，兩位知道得詳細麼，」飛星子說，「王國樑出名叫作王老虎，既貪且狠，平日尅扣軍餉，欺侮良民，是他拿手好戲，他部下參將游擊，都司之類，也都是酒色之徒，便是有幾個能征慣戰的，也被酒色淘壞了身體，金銀包沒了勇胆，所怕的倒是他營裏一般吃苦耐勞的弟兄，都是邊關的勁旅，還有他營裏幾尊大炮和幾百打鳥槍，却是精道，辛二哥耽憂的，大約就怕在河岸埋伏火槍手，不過我們替王老虎算一算人數，他所轄的兵馬，實額不到兩千人，河曲偏關保德，一帶都是他的轄地，他同時派兵從神山峪黑峪口沿河一帶追躡辛二哥，又親自帶着騎兵到川口鎮，堵截，到這兒來的這支兵，人數當然不多，定然要借重這兒省儉的軍馬協勳，但是這一帶，只有近處葭州一支官軍，出名的吃糧不管事的營混子，王老虎未始不知道內容，也無非替他虛張聲勢而已，」飛星子這番話，倒說得很有道理，李自成不住點頭，心裏暗暗的籌劃，這時藍田玉李岩說道，「依我看，事情已非常緊急，大約那辛當家帶了這許多人，設法隱藏踪跡，一路過來，定然落在官軍耳目中，連辛定在現破口渡河，川口鎮上岸，也在王總兵預料之中，也許這辛家溝，也被他們探出來了，否則兩岸沿河一帶，渡口不止一處，王總兵何必親身到川口鎮來指揮呢，」李自成道，「也許王總兵知道辛

家溝是辛當家的老家，料定他往這條上路來的緣故，這裏面也許另有機關，我們既然碰着這檔事，不管怎樣爲難，也得盡力相助；現在川口鎮既然有了官軍，我們大隊人馬去採辦糧食，也不便去了，」又向蝎子塊飛星子說，「兩位且跟我回去，我替兩位引見幾個人，大家再仔細審劃一下，」

李自成一行人馬帶着蝎子塊飛星子回來，進了窩洞，替兩人引見了高迎祥羅汝才，把兩人求救的事仔細一說，高迎祥頗有救助之意，羅汝才却說了話，他向高迎祥說，「大哥，這事非同小可，我們自己根基還沒有紮穩，人手又少，萬事總得量力而處，萬一救不了人，連自己都陷在裡面，拔不出來，如何是好，」羅汝才兜頭一瓢冷水，把一旁坐着的蝎子塊飛星子鬧得個透心涼，李自成說道，「羅當家的話，確是對的，不過裏面有一節，我們也得斟酌一不，剛才路上我李岩師兄，」王總兵不在別個河口堵截，偏在川口鎮坐鎮，定然知道辛當家那般人要到辛家溝來，才到川口鎮來防堵的，「我從這話裏，又想到總兵在川口鎮一堵，非但堵截了王當家上千弟兄，也堵截了我們東面出口，辛當家這股人馬沒有撲滅，王總兵兵馬在川口鎮一時便不會離開，這邊不要緊，我們還有西面這一面出口，我所慮的嶠山雙怪，蒲州四傑在那兒調兵遣將，想報復鬼見愁小溝的羞辱，難免探出我們在這兒安身，不動聲色打下清毒手，我又疑心王總兵親自到川口鎮來，照說他想堵截那支人馬，派一副總兵或參將之類便得，說實了這一面用疑兵都行，要緊的還是他本省沿河一帶，因爲他發兵時，辛當家還到不了沿河一帶，可是他偏離開本省，而且親自來到川口鎮，這裏面便有了機關了，依我猜想，王總兵也許同福王府有關係，也許和嶠山雙怪等

有關聯，也許已經知道辛家溝內有我們這般人藏著，怕辛當蒙這般人渡過河來，和我們混合在一起，一發難制了，所以他把川口鎮異常重視，竟自親身到鄰省來堵截，他在我們東口川口鎮一堵，不管他是有意是無意，萬一崦山變怪蒲州四傑，趁此機會，會同官軍從西口打進來，我們便成了囊中之鼯了，假使我們在王總兵初到這兒，一下子，便把他擋回去，把辛當蒙上千人馬接了進來，有了這許多人，非但不怕他們打進來，我們還得想法打出去了，不過這種事，當然是夠險的，只爭得一個快字，越快越妙，一慢便縛手縛腳，沒法下手了，「高迎祥羅汝才聽他解釋其中利害，不住的點頭，羅汝才說，「李兄胆大心細，這番話大有道理，但是張馬兩位當家，已經回去，這時已難追悔，我們這兒上下不到一百人，沒有火器，沒有馬匹，如何擋得住王老虎自己帶的這支騎兵，不是我胆小怕事，衆寡強弱之勢，明擺着這兒，這有甚麼辦法呢，」李自成朝他看了一眼，微微笑道，「羅當家老謀深算，未始不對，不過我還有一點小辦法，爲我們自己，爲救辛當蒙一千個好漢，我想試他一試，用不着多少人，只我們師兄弟五人，到川口鎮去一，看事行事，真倘不成，再退回來，也不致動牽大局，現在我和師兄弟們到一邊去商量一下再說，」李自成這一表示，非但羅汝才把頭亂搖，暗暗嫌他胆大妄爲，高迎祥也驚得跳起身來，向李自成說，「自成這事不是兒戲，你得仔細行事才好，」李自成尙未開口，李岩白九鶴李過李錦都站起身來，同聲哈哈一笑，李岩還帶笑着說，「兩位放心，我們小弟兄私下計議一下再說，」李自成向蝎子塊飛星子一使眼色，五個同門師弟兄便帶着兩人走了出去，李自成轉身走時，後面嬌滴滴喊道，「李大哥，我也算一個，行嗎

？」大家回頭一瞧，原來坐在她義父身後的半截觀音，半天不聲不響，這時竟也跟了出來。

李自成走出密洞，在白九鶴身邊悄悄說了幾句，便轉身向半截觀音說，「那姑娘，你陪着我義父坐在家裏多好，何苦隨我們冒這個大風險，我們說商量一下是假的，我們馬上便要走了，」李錦却向李自成笑道，「自成叔，你不知道那姑娘是我們羅軍師錦囊妙計，派她來監視我們的，」半截觀音一聽這話，氣得粉面通紅，杏眼圓睜，瞪了李錦一眼，却向李自成發話道，「大哥，你們鬥縫瞧人，把人都瞧遍了，我還非跟大哥去不可，大哥，你意思不帶我去嗎，」李自成有個怪氣，和別個年青人不同，最不喜歡和女人打交道，倒並不是瞧不起半截觀音，這時半截觀音一口一個大哥，叫得震天響，李自成一聲不響，兩面一瞧，大家騎回來的馬匹都在密洞外面樹椽子上拴着，便過去隨意牽了一匹過來，把繩繩向半截觀音一遞，依然一語不發，半截觀音明白，這時叫她同去的表示了，接過繩繩，向李自成溜了一眼，不禁呖嘴一笑。

李自成，李岩，白九鶴，李過，李錦，半截觀音，蝎子塊，飛星子，八個人都配好坐騎，帶了乾糧，和兵刃暗器，便往東口走去，將近蝎子塊飛星子住宿的石屋所在，李自成在馬上問道，「辛當家派來的弟兄，還沒有走嗎，」飛星子說，「還在山嘴子上候信哩，」李自成指着前面獅子頭形的山崖上說，「好，我們上那兒去討議一下：八匹馬一陣急馳，便在山嘴子跳下馬來，把八九匹馬拴在樹林子裏，一齊上了山嘴的懸崖，登上昨晚李自成白九鶴李錦來過的石屋踏道，這時是白天，才看看平臺上只二十間石屋，

用山石壘成的一所古廟，門口橫着一塊破匾，「關帝廟」三個字還看得出來，進門便算大殿，却只一座空石龕，一張石桌，桌上一個石香爐，其餘甚麼沒有了，左右隔成三間房子泥牆，中向都有一重門戶，大約是後來砌上的，左面房內，倒堆不少破桌破椅，看情形這房間內，也許是村子裏的蒙館，右面便是昨夜蝎子塊飛星子奠祭搖天動人頭的房子了，這時搖天動的人頭，已無踪影，大約被兩人埋掉了。

大家走進這間屋內，蝎子塊從左面屋內搬了幾張破椅子破橙子來，拂拭一下，請大家坐下，飛星子却在外面平台上，尖咧咧的打着口，大約進門不見了辛斑虎派來的人，用口找人，一忽兒，果然引進一個精幹漢子，向衆人爲禮，這時李自成向大家說道，「剛才羅當家的意思，無非是從謹慎方面着想，但是我和他想法不同，現在我們在座的八個人，想和王老虎一支騎兵，明爭交鋒，當然是不成的，如果憑我們八人身上一點武功，專在王老虎一人身上打主意，未必沒有法想，常言說得好，擒賊先擒王，我們只要在今晚，到川口鎮把王老虎殺死，蛇無頭不行，他手下這支騎兵，死了主將，還有功夫在河岸邀擊辛當家嗎，不過我們這樣才能下手，總得想個主意才好，」李自成這樣一說，蝎子塊飛星子高興得跳起來，大聲嚷着，「李兄，你真是我們的福星，這一來，連我們老大的血海深仇都替他報了，」藍田玉李岩道，「王老虎是個總兵全軍之主，少不得有護衛的人，今晚王老虎一心想堵截辛家溝，也許通夜不睡，我們暗地行刺，也許進不了他的身子，依我想，我們八個人，應該分開來，分幾個人到川口鎮一二里以外，在他來路上，暗地埋伏，到了約定動手時分，遠遠放幾個野火，攪亂他軍心，王老虎在川口鎮一見

他，來路上起火，以爲辛當家在那兒渡河，或者疑心有人截他歸路，定必派兵前往察勸，兵力一分，我們乃一撥人，又在他駐紮左近各處放起幾把火來，他們初到川口鎮，又是隔省多半不明就裏，趁他紛亂之際，我們便可下手，可得預先約好辛當家，到了夜晚，在對岸嶺口鎮早早埋伏，預備好渡河船隻，一見川口鎮起火，便是渡河的信號，馬上飛渡過來，乘機殺他一陣，不怕這支兵不逃回老家去，「大家一想這主意也對，當下派定李過蠅子塊二人隨帶火種，到川口鎮一二里放火，白九鶴李錦二人在川口鎮附近放火，李自成李岩飛星子半截觀音四人對付王老虎，王總兵，再飛星子暗地認清王總兵面貌，大家約定三更時分下手，先派候信的人，馬上動身，在僻靜地方，渡過河，回報辛當家，趕速預備三更渡河。

分派停當，大家離開石屋，下了山嘴的懸崖，帶着過河去報信的弟兄，紛紛上馬，預備到了東口，再找一藏身之處，暗地先探一探川口鎮動靜，順便護送報信人渡河，九個人八匹馬向辛家溝東口奔去，報信人是和飛星子合騎一馬的，走到離東口還有一二里路，李自成和藍田王李岩並馬在前，一路留神地形山勢，二人正在指點二面形勢，不斷講話，驀地聽得前面蹄聲隱隱，似乎有人從東口進辛家溝來了，而且不止一騎，李自成心裏一動，慌止住衆人前進，向衆人說，「我們快向二面藏起來，看一看來人是何路道，如果情形不對，我們先把來人留下再說，」李自成這樣一說，紛紛跳下馬來，白九鶴指着左面一處山灣子道，「我們先把幾匹馬藏在背靜處，然後我們掩在樹木後面，看事而行。

片時，看見那面山角拐彎處，轉出三騎人馬，遠遠更瞧見軍盔上的一朵紅纓，顛巍巍的搖幌過來，

越來越近，三人身背烏槍，腰跨長刀，鞍後揹着一捲老羊皮，這是長城防邊騎兵的特色，可以一望而知，而且這三騎一色頂盔帶甲，還是守備把總之類，在馬上按轡徐行，嘴上還罵罵咧咧一路不斷，聽出三騎裏面一個寬槩門的，似乎喝醉了酒，大發牢騷，高聲嚷道：「老子們跟着王老虎，這輩子就算認了命，賣命是老子們，搜小娘兒們，搜金銀珠寶，便得老子們了，現在越來越邪門，離開了自己防地，奔命一般跑到隔省來了，」又有一人大笑道：「你胡說甚麼，你還在做夢哩，王老虎又好又狠，他決不做出力不討好的事，這一次這樣賣力氣，聽說他靠山福王府裡的人，傳過話來，說是王府命盜案的兇犯，半路脫逃，隱藏在這辛家溝內，陝北盜匪叢起，官軍調動不開，叫他賣點力，在這辛家溝口子上，坐鎮一時，只要堵住這面口子，其餘的事，用不着他管，他奉到靠山的命令，才親自出發，想在這擋事上，巴結自己的前程，萬不料事情湊巧，辛老二這一支亡命徒，也在這時開了小差，上面叫他火速調兵攔截，他知道辛家溝是辛老二的老家，沿途探報，又知辛老二帶着上千人，想在這一帶渡過河來，他料到辛老二也許和王府逃犯有關，萬一渡過河來，混在一起，他便要吃不消，兜着走了，這才親自出馬，兼程趕到這兒，不管辛家溝內怎樣情形，先把辛老二這批人堵住再說，這裏面情形，我是聽王老虎跟前的小免子悄悄告訴我的，」寬槩門的哈哈大笑道：「這樣說來，你和小免子定然也有一手，失敬失敬，原來你和王老虎是乾親呀，」說畢，馬上三人，笑得前俯後仰，笑聲裡那人又說：「莫鬧莫鬧，派我們到這兒先來探一下，我們一路進來，鬼也沒有一個，窰洞處處都是空的，看情形也不像住人所在，我們且往

那面牆下去再說，」剛說完這話，忽聽得近處山灣子裏，牲口喘喘長鳴，三人立時愕然相顧，齊喊一聲，「不對，有那話兒，」意思之間，便要圈轉馬頭，往回走，猛又聽得身邊樹林有人大笑道，「三位不必担驚，生在江湖內，都是命苦人，三位那兒交朋友呢，」便在這幾句話裏，從二面林內，刷刷刷，飛躍出八九個異樣漢子來，個個身軀腿快，眨眼之間，便把三人三騎圈住，可笑這三個小軍官，真是一等一的營混子，一看馬前馬後，都被人封住，不用說人，連馬都被人家扣住嚼環，動彈不得，那個寬門的人，這時醉意全無，首先跳下馬來，向其餘二人揮手道，「漂亮點，哥兒們，」二人會意，也跳下地來，寬門的一個，抱拳四面打躬，滿臉生春的問道，「那一位是當家，我們斗胆拜見一下，」李自成喝道，「胡說，我們不懂得當家不當家，我們是游行江湖，主張公道的光明漢子，現在我只問三位幾句話，只要實話實說，決不難爲你們，」三個小軍官，一看李自成威風凜凜，長得金剛一般，早已麻了脈，沒口的說，「只要我們知道的，我們決不隱瞞一個字，」李自成說，「好，我問你，王總兵到川口鎮沒有，在那一所房子安身，快說，」寬門的搶先答道，「王老虎到川口鎮沒多大功夫，便派我們三人到辛家溝來探查動靜，王老虎安身地方，是川口鎮靠左的一家旅店，叫作三義棧，這家旅店，房子真還不小，買賣做得很體面，現在都被王老虎強佔着做了行轅，所有過路客商，連櫃上諸色人等，統統被王老虎攔不講理的趕走了，我還告訴你，王老虎這小子，一進三義棧，住在後進東房裏，百事不做，先抓來兩個當地粉頭，陪着他喝了幾杯下馬酒，你不信，此刻去看，保管還在那兒左擁右抱哩，」這話好，真

是有一句說一句，連房子朝向，都說個明白，這幾句話，無異送了王老虎的忤逆，李自成喝道：「我再問你，王老虎帶了多少人來，有幾桿火槍，多少弓手，怎樣的佈置，葭州的營汛，有沒有調動，從實說來，」寬鑿門嘴上啊呀了一聲，轉身指着身後一人說道：「這位和王老虎貼身的小兔子有交情，他知道得多一點，我可不敢亂說，怕耽誤你的事，」李自成朝那人一看，那人慌擠了出來，張口結舌的說：「王老虎帶來三百六十名騎兵，只有我們這一隊，有五十幾桿火槍，其餘弓手居多，不過他在葭州過來一帶河岸上，留下幾哨手槍手，在川口鎮四外口子，又派出不少人去，在三義棧內駐紮的，只有八十多名了，不過聽王老虎身邊的人說，延綏巡撫陳奇瑜得到鬼見愁山溝出了事的消息，也要抽調一支兵到這兒來，這消息是否確實，却不敢確定，」李自成察言觀色，知道這人說的並非謊話，心裏暗暗計算怎樣發付，半截觀音原立在他身後，在他耳邊悄悄的說了一陣，李自成不住點頭，直還看不出這位邪姑娘，也有這麼一手，李自成返身走到林內，點手叫過蝸子塊飛星子二人，囑咐囑咐了幾句；二人返身走到三個小軍官面前，蝸子塊說道：「三位老總，還認得我們嗎？」三人向他仔細一湊，其中一個，滿臉驚疑，啊呀一聲，張着嘴喊道：「你……你二位不是……」飛星子哈哈大笑道：「大水沖倒龍王廟，我們原是一人呀，現在廢話不說，三位雖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可是既然有緣相會，只好委屈三位一下，三位身上這副行頭，和三匹軍馬，暫時借我們一用，我替三位找個幽靜地方休息一下，我們事畢，仍然照數奉還，那時三位愛上那兒便上那兒，話已說明，看情形三位也是外場人，我們不必再廢唾沫了；」三人

一聽，面面相看，身落虎口，有甚麼法兒，只好老老實實，自己動手，把各人身上全副武裝都一齊卸下，最妙是三人馬上原配着口外騎兵的套馬索，飛星子蝎子塊毫不客氣，李過也過來幫忙，一人服伺一個，毫不費事，用套馬索捆個結實，每人往肩上一抗，找一個背靜的窖洞，向裏面一送，便讓這三塊料，在黑暗的窖洞裏去受活罪了。

川口鎮是個大市鎮，長長的一條街，也有不少店鋪，往南走是吳堡縣，往北去是葭州，東面靠着河流，對岸便是山西省的磴口鎮，西面是羣山環抱，山嶺起伏之中，有一條小道，通着辛家溝東口，往年山西陝北二幫客商，你來我去，講買賣，運貨物，都在川口鎮歇腳，所以川口鎮一條街上，異常熱鬧，近來陝北鬧旱荒，山西年成也不佳，這條街上便冷落異常，想不到來了一批官軍，街心三義棧內，還駐紮一位河曲的王總兵，殺氣騰騰，滿街鉄蹄亂跑，三義棧門前也支起了二個大風燈，進進出出，都是橫眉豎目，跨刀帶甲的軍士，這是川口鎮多年沒有見過的事，鎮上商鋪住戶，被滿街亂闖的兵士一鬧，不等日落，嚇得家家閉戶，躲在屋內不敢出來了，饒是這樣，還有蠻不講理的丘八爺，敲門打戶，硬闖進去騷擾，在三義棧陪着王老虎吃酒的二個粉頭，大約也用這種手段去搜索出來的。

三義棧是多年的老字號，山陝客商的貨物，大半堆存在三義棧內，所以三義棧非但招待客商住宿，還有極大院子起卸貨物，前後好幾層房子，在川口鎮內，也是數一數二的了，這天晚上，三義棧內外燈燭輝煌，最後一進，一排東房，三明二暗，雖是幾間灰頂平房，倒也糊刷得四壁雪白，滿室生輝，原是

平日招待來往富商的精緻房間，這時充作王老虎的黃羅寶帳，中間堂屋內，擺起一桌盛筵，這是本地首戶孝敬的酒席，王老虎居中高坐，二旁陪着就近趕來湊趣的吳侯縣太爺，和葭州跟來的二個河防營的守備，以及幾個本地有頭有臉的首戶，你一言，我一語，把王老虎恭維得暈頭轉向，酒到杯乾，在堂屋左面最後一間套房內，暖坑上疊着嶄新的綉枕錦被，紅光滿室，堂燭高燒，如果桌上沒有二支令箭，一張令旗擱着，真有點像新娘子洞房一般，桌子下首有二個粉頭，背着窗戶坐着，悄悄的說話，通外屋的門却關得挺嚴，門外有個王老虎的貼身馬童，外號小兔子的，輕輕敲着門說，「你們怎麼一回事，這不是你們家裏，快點收拾好，伺候總兵喝酒去，」裏邊一個女的搶到門縫邊，門外啞道，「女人家的事，你們懂得甚麼，頭上脚下，不弄舒齊，怎樣出去見人呢，」門外小兔子嘆嗤一笑，一扮鬼臉，又悄悄喊是，「喂，你開門，我得先瞧瞧一對月裏嫦娥，」門內沉了一忽兒，笑罵道，「你是沒安好心，老娘還怕你畫了圖形去，供在你們祖先堂裏麼，」說畢，門輕輕的開了半扇，屋內一陣脂粉香，便往小兔子鼻管裏直鑽，小兔子嘴上連說「好香」，下面還沒有伸腿，一個腦袋已探進門去，突然從門旁伸過一條鉄臂，朝小兔子頸脖子上一夾，往門內一送，小兔子一個身子，像拎小雞似的拎了進去，把小兔子拎進了門，門又虛掩上了。

堂屋酒筵上，王老虎意氣飛揚，不可一世，酒也喝得有八分醉意，大笑大嚷的說，「俺王老虎打仗不含糊，連皇帝老子也知道上老虎真寶命，可是酒字底下這個字，總得讓俺玩個盡興，不然的話，俺便沒

有精神，河曲一帶，沒有不知道俺王老虎有這一手，剛才下馬時，他們送進來二個姐兒，伺候了我一陣，大約被我鬧得花憔悴困，此刻就讓他們偷個懶，喘口氣兒，回頭還得好好的伺候我呢，」說罷，大笑不止，他這樣一發揮，一桌的人倒鬧得面紅耳赤，無言可對。

這桌酒直喝到二更時盡，才盡興散席，正在散席之際，外面步履急驟，軍健們稟報，鎮外北面好幾所起了火，王老虎吃了一驚，喝問「多遠，」軍健回答「大約一二里路開外，」語未畢，門外軍報絡繹而至，說是「剛才探馬急報，葭州相近，五女川口，望見許多牛皮筏子，滿載着兵馬渡過河來，定是辛斑虎的逃兵，特來請令定奪，」王老虎這一驚，非同小可，連酒都嚇醒了，跳起身來，喝問「探馬何人所派，」軍健答是「是我們派出去的騎，沿路傳遞過來的，」一忽兒又是一個軍健來報，「辛斑虎大隊人馬快已近岸，那邊騎兵單薄，請將軍火速發兵救應，」王老虎暴跳如雷，播着桌子大嚷道，「辛老二真不怕死，不奔老家，竟敢截我後路，這倒奇怪了，」忽又喝問道，來報探馬有口號沒有，「軍健答說，「照例問過，是對的，」王老虎一蹬脚，轉身走，左面屋內，報事的軍健們和一屋的人，都明白王總兵進房去拿令箭令旗，出來便要發令了，誰也不敢離開，可是等了許久，還不見他出來，大眾想得奇怪，那位吳傑縣太爺，暗想王老虎無論如何好色，在這當口，未必再有興致，和那二個粉頭糾纏，遠遠都聽出街上鉄騎奔騰，都從南往北跑去，一忽兒三義棧內駐紮的八十多名騎兵，也紛紛出動，在棧外集合，一同向北奔去，棧內只剩了七八名衛卒，可是二個報事的軍健，還站在堂屋門外，大家滿面驚疑，

忽兒幾個衛兵從外面跑進來，急問：「將軍還在房裏麼？」大隊人馬已遵令向葭州路上出發了，「堂屋外面原站着二個衛兵，忍不住問道，「你說甚麼，將軍沒有發令，帶隊的有幾個腦袋，敢這樣胡來，」進來的衛兵詫異道，「你在這兒做夢，將軍的令箭令旗滿街飛，先把南面沿河的騎撤回往北開，後令棧內全體人馬一齊撤出鎮外，火速向北應援，我們也都預備好，只等將軍上馬了，你還裝瘋賣傻，沒事人大堆哩，」站在門外的二個衛兵聽得怪叫起來，堂屋內一般人，也覺得非常奇怪，這其間，還是那位吳堡縣縣太爺機靈一點，一聲不響邁步進了左屋，不料他剛一進屋，猛見王總兵住的房門口，從門縫裏骨都都冒出煙霧，他大喊一聲，「火……火……火……火……火……火……」，轉身便跑，那知道，在這轉瞬之間，三義棧整座房子，四面都起了火，天旱乾燥，真是乾柴碰烈火，立時火鴉亂飛，濃烟捲空，前前後後，劈劈卜卜，一齊燃燒起來，陪王老虎喝酒的人們，和幾個衛兵，誰也顧不了誰，拚命的向棧外逃命。

第六章 智擒王老虎 義結辛斑虎

在三義樓還沒有起火當口，川口鎮南面沿河 巡和駐紮三義樓的騎兵，也有二百多名，已經奉令北撤，騎兵行動迅速，倏忽之間，離開川口鎮已在二里以外，而且這條路上，有兩個頂盔披甲的軍官，騎着快馬，揚着令旗，飛一般來回傳令，大呼限即刻馳抵葭州五女川，堵截渡河逃兵，一面傳令，一面馬不停蹄的飛馳而過，顯得軍情非常緊急，在黑夜之間，馬又跑得飛快帶隊的軍官，只認出服裝馬匹和手上令旗，一

點不錯，絕不想到中有別情，而且令到奉行，大隊騎兵，一路風馳電掣，奔向葭州，還有派在後面探的騎兵，也有一百多名，一樣奉到飛馬傳令，撤去沿河騎兵，集隊飛奔葭州，比後面一隊騎兵先奉到軍令，格外跑得遠，所以在川口鎮三義棧棧冒出火頭，紅光冲天時，三百多騎兵，已跑出二三十里以外，便是回頭向川口鎮瞧，也瞧不見多大火光，大隊騎兵跑光，只剩下三義棧內七八名衛隊，四面起火，向外逃命，逃到前進堆貨大院子空場上，猛然想起王總兵和兩個粉頭還在房內，又齊聲驚喊起來，再想回身去救，後面幾層房子，烈火冲天，黑煙迷日，房屋已經倒塌下來，遮斷了出入道路，誰也沒有這個勇氣，跳進火窟裏去救人。

陪着王總兵喝酒的吳堡縣太爺和幾個當地首戶，逃出三義棧外，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還以為王總兵自己卸了叛變，川口鎮又是吳堡所管，這樣大亂子，誰抗得住，立在街心，急瘋了心，眼看全鎮居民，都起來救火，人聲鼎沸，亂得一團糟，但是誰也猜不透怎樣起的火，鎮內鎮外的軍馬，怎會跑得一個不剩，只剩下王總兵貼身幾個衛兵，王總兵怎的又會葬身火窟，一連串疑問，誰也摸不清怎麼一回事。

幸而三義棧房多地大，這把火沒有延燒到左右鄰居，已被鎮上人救熄，把火救熄時，已是天光大亮，五內如焚的吳堡縣太爺，指揮眾人，趕緊扒開瓦礫，尋找王總兵和兩個粉頭屍首時，却是踪影全無，四處找尋，幾乎把地皮都翻過來，真奇怪，這場大火，竟沒燒死一個人，但在三義棧屋後圍牆外面空

地上，却找到細綁四肢的三個活人，兩個是伺候王老虎的粉頭，一個是王老虎貼身馬童小鬼子，細了一夜凍了一夜，人已奄奄一息，吳堡縣縣太爺慌命人解開細綁救活過來，一間所以，據那兩個粉頭說，「她們正在房內梳洗，預備到堂屋伺候吃酒時，猛見房後窗支了起來，像飛鳥般飛進兩個黑衣人，都帶着刀劍，一個還是個美貌女子，不由分說，便把她們嘴堵住，細綁起來，從後廳送了出去，趕情後窗外面還有人，接住我們身體，鴛雲般被他們送到圍牆外面了，被一男一女細出窗外時，一眼瞥見，桌上攔着的令箭令旗，似乎也交與廳外的人拿走了」，再問小鬼子時，他說，「他進房去催她們趕快出屋，伺候酒筵，剛一探頭，便被門旁躲着的強人，用臂夾住頸膊，拖進房內，立時閉過氣去，醒時，已被一男一女兩個強人，細縛得混鈍一般，嘴上還堵着麻核桃，丟在塊上，隔了許久功夫，王將軍也進房來，也被兩個強人如法泡製，細綁起來，立時在屋內放起火來，把將軍和我擲出後廳，兩個強人也飛身而出，女的一個，把我擱在牆外，男的一個，抗着將軍，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他們把經過情形一說，事情越來越奇，堂堂總兵帶着二三百人馬，楞會被強人活捉去，還不知強人是何路道，事情又出在川口澗，這位吳堡縣縣太爺嚇得魂靈出竅，手足無措，同時川口鎮上商民交頭接耳，又紛紛傳說另一樁怪事，說是，「昨夜王總兵大隊騎兵，調出鎮外，向北飛馳以後，因為三義棧起了火，凡是鎮上商民年青力壯的都出來救火，有幾家住在前鎮口的老少婦女，從夢中驚醒，以為鎮上發生禍事，不敢出來，爬在屋頂上，窺探動靜，直到三義棧火焰下落，天快亮時，却遠遠望見南面一條路上，黃塵捲天而起，塵影裏無

數人馬，由東往西，長蛇陣一般，走個不停，在天色將曉未曉之際，相距也有不少路，當然瞧不清甚麼旗號，也沒有人敢過去，探個實在，看情形這路人馬，比王總兵帶來的隊伍，多了好幾倍，而且也是騎兵，有幾個聰明的小夥子，等到天亮，去察看沿路馬蹄印，才看出這路人馬，是渡河登岸，往辛家溝一條路上去的，川口鎮上居民，把這檔事，又紛紛猜疑起來，首堡縣縣太爺心上又拴了一個大疙疸。

在三義棧起火，王老虎失蹤的第二天，辛家溝內情形大變，從東口到西口，沿路要口都有殺氣騰騰的健兒把守，辛家溝中心地點，便是李自成巧遇蝎子塊飛星子的關帝廟，這時廟內的三間石屋，廟外的平台上，人來人往，如火如荼，山嘴子下面更是旗幟飛揚，軍健密佈，崖下崖上，刀光耀日，比王總兵駐紮的三義棧，大不相同，似乎這座小小關帝廟，煞氣冲天，威勢赫赫，一忽兒平台下面蹬道上，走上三個人來，前面的是蝎子塊，兩手端着一個大紅珠漆盤，高舉過頂，盤內堆得高高的，上面却有一塊紅綢蓋着，瞧不出裏面甚麼東西，後面並肩跟着兩個彪形大漢，三人身上都披着十字花紅，好像辦喜事人家的掛紅媒太太一般，三人却滿面莊容，鄭重共事的端着紅漆盤，進了關帝廟，廟中間石龕兩旁，正坐着許多人，談論昨晚三義棧計退騎兵，智擒總兵的一檔事，左面坐着的為首一個，濃眉大目，面如銀盤，嘴上留着兩撇燕尾捲角髯，白面黑髯，身高體偉，威風凜凜有點像方面大員，頭上青絹束髮，身上却披着護身軟甲，他背後站着一個勇士，替他拿着一支八尺點鋼劍鈎蛇形矛，這人便是帶着上千弟兄，從山西渡過河來的辛斑虎辛思忠，辛斑虎年齡，不過三十五六，早年闖盪江湖，人家見他背上天生的有

塊虎斑紋，本領又高，才替他取個綽號，叫做「斑虎」，斑虎下首坐着飛星子，還有一張椅子空着，是蝎子塊坐着，右面一排坐着的是藍田李玉岩，白九鶴，李自成，李過李錦五個師兄弟，蝎子塊當先捧着紅漆盤，後面跟着個大漢，一齊邁進廟門時，辛斑虎飛星子立時面容一整，從座上站起身來，這一面李岩白九鶴二人，自己雖沒有見識過，却聽人說起過，知道這是關中綠林好漢擁戴首領的隆重儀式，以爲他們老大搖天動地已死，辛斑虎一到，定然推戴他爲首領了，不料蝎子塊高舉紅漆盤，目不斜視，逕直走到李自成面前，直挺挺的跪了下去，後面兩個大漢，也跟着跪在蝎子塊身後，這一下，連李岩白九鶴也覺出乎意料之外，李自成李過李錦三人，更是初出茅廬，不知甚麼一回事，把李自成嚇得直跳起來，嘴上運說，「這是甚麼，這是甚麼意思……」藍田李玉岩機靈不過，明知李自成不懂綠林規矩，怕鬧笑話，又想這是一個機會，慌過去在李自成耳邊說明所以，李自成這才明白，略一思索，便離開座位，向辛斑虎抱拳說道，「辛兄，諸位抬愛，小弟心裏非常感激，但是斑兄應該以全體弟兄前途爲重，像小弟年青無知，初入江湖，說實話連江湖門檻，都沒有摸清楚，本身的事，還靠自己師兄弟們扶持，怎敢妄自尊大，受諸位抬愛，再說，小弟跟隨家舅父和衆英雄到此避難，將來還不知這樣結局，怎敢担此重任，辛兄此舉未免出人意外，怎的不先和小弟商量商量，現在沒有別的，辛兄趕快收回成命，這三位跪在地上，豈不折殺小弟，我也不懂得怎樣辦才好，我是實話實說，請辛兄寬恕小弟罷」，李自成說完，意思之間，想去攙扶跪在地上的蝎子塊，辛斑虎兩手一攤，高喊一聲，「動不得」，喊了這一聲以後，

都向在坐的人一抱拳，高聲說道：「在下和李兄雖然初次會面，也不知道甚麼緣故，似乎覺得和李兄，好像多年未見的老友，此地重逢一般，李兄的身世和到此經過，我三弟四弟已經對我說過，此刻李兄說的一番話，我也明知道句句是真情，在表面上看，我們這種舉動，似乎冒昧而且來得突兀，其實不然，從昨夜登岸起，直到日出爲止，我們三弟兄過幾次考慮，而且在上千弟兄面前，說明內情，得到上千弟兄衆口同聲的許諾，大家再對天立誓，此後我們三人和上千弟兄，認定了李兄是我們首領，從前我們怎樣服從搖天動大哥的，現在也怎樣服從李兄，此後只要李兄一句話，從我辛斑虎起，一千多人裏面，不論是誰，叫他往東，決不往西，叫他往火裏跳，決不敢往水裏鑽，有人一定想得奇怪，辛斑虎自己不會當現成首領，爲甚麼要拉一個初會面的李兄做頭兒，這裏面道理，我得向諸位說明，第一，從前我們在神山峪時，原有三千多名弟兄，我們死去的老大一念之差，癡心妄想的想嘔一噎做官的滋味，才上了王老虎的大當，三千多名弟兄，也有看出情形不對，自己跑掉的，也有被王老虎用種種法子遣開或消滅的，只有我自己帶的一千名弟兄，和我同生死，一個沒有走的，正惟這樣，王老虎把我恨如切骨，只有把我調開，才能下搖天動大哥的毒手，我離開河曲時，暗暗勸死去的老大，叫他和三四兩弟帶着身邊幾百弟兄遠走高飛，約定地點相會，無奈老大官迷入骨，至死不悟，幾乎把三弟四弟也葬送在河曲，結果老大非但害了自己，還拖累幾百弟兄，個個都做了刀頭之鬼，我們當然誓報此仇，同時對於死去的老大，也是怨氣冲天，爲了頭兒私心想做官，坑害了多少弟兄，我們衆口同聲，認爲這樣結果，帶累了我們神山

峪以往的英名，萬不料一夜功夫，李兄替我們活擒了王老虎，報了血海怨仇，因此也替我們恢復了神山，給以往的英名，我們對於這樣的好朋友，只要是江湖義氣漢子，都得五體投地的佩服，銘心刻骨的圖報，話說回來，這裏面我們還有點私意，照說，這樣深仇，是我們神山峪全體的公仇，應該由我們三人想法報仇才說得出去，可是現在全仗着好朋友替我們報仇，一面感激一面又覺得慚愧，除出拉住這種好朋友，變爲一家人，才能遮住這張羞臉，這點私意，本來可以不說，我在李兄面前，不敢藏私，只得有一句說一句，才對得住李兄的恩義，第二，昨晚如果沒有李兄和諸位智退三百多名沿河騎，我們一千多人想渡過河來，實在不易，既然渡不過河來，日子一久，官軍四集，幾面兜剿，我們進退兩難，勢必同歸於盡，萬幸昨晚平平安安的渡過河來，而且毫無損失，連渡河的牛皮筏子，都被我們帶到辛家溝來，不由我們上下一千多人，認定李兄是我們一千多人的救命恩人，我們對於救命恩人，還有不心服口服的麼，這裏我又要聲明一下，我們明白，李兄在高羅兩位面前，一力主張救我們出險，而且毅然獨行其是，不避艱險，這樣魄力，這樣胸襟，便是大英雄的作爲，但是昨晚出力的不止李兄一人，在座的都是我恩人，我們一樣的感受，而且我們也知道，李兄上面還有一位長輩，在座的也有李兄師兄，論本領也許有比李兄高一點的，但是我們一千多人是條一心，認定了李兄是我們的首領，不管李兄上面還有甚麼人，我們只聽李兄一人的吩咐，不是我辛斑虎說句狂話，現在我們總算是出籠的鳥，漏網的魚，想叫我辛斑虎隨便向人低頭，此頭可斷，此膝不屈，但是會着我李兄，不知怎的，心花怒放，只覺得我們有了

李兄這樣的少年英雄，才能闖出事業來，其中甚麼緣故，我笨口拙腮的，一時說不出所以然來，這可以說一句，這是緣法，李兄，辛斑虎言盡於此，死活聽李兄一句話了」，說畢，趕到蝎子塊身邊，端過磁漆盤，也是雙手高舉過頂，竟向李自成跪了下去，飛星子飛步過來，伸手揭開蓋在盤上的一塊紅綢，盤內裝着一個豬頭，豬嘴上插着一柄牛耳尖刀，豬頭兩旁，一面是滿滿一杯酒，一面是平放着一張尖角小令旗，紅邊白心，中間寫着一個李字，飛星子神色緊張，向李自成說，「李兄，這是我們綠林的大典，事非兒戲，是我們一千多人的同心推戴，李兄如果不棄我們的話，請把這杯酒喝了，把這張令旗插在豬頭上，萬一李兄不屑和我們相處，只就把令旗收起就得，可是豬嘴上的尖刀，便是李兄成全我們的恩物，凡是跟着紅漆盤跪在你面前的人，馬上得用這柄刀，挨個兒自裁，因為這是江湖上奇恥大辱，再也無臉見人，這不是從我們興起的，晉陝一帶綠林歷代傳下來便如此的」，說畢，一聲不響的也跪下了，鬧得李自成面色通紅，虎目圓睜，却又雙手亂搓，不知怎樣才好，這時李岩白九鶴李過李錦，都站在一邊，都覺事態過於嚴重，恐怕李自成稍一魯莽，便成大錯，白九鶴慌走進李自成身邊，說道，「這是江湖義氣，大家抬愛，師弟，你萬不能推辭，且應承下來，有爲難地方，大家再商量着辦」，李自成說，「師兄，這種事，師父和上面幾位師兄能允許我嗎，再說，我背着舅父做這種事，似乎有點不合適似的」，藍田玉李岩也從旁說道，「不礙事，我們自然會替你解釋的」，李自成在這種局面下，不由他不伸手，先把盤內一杯酒，拿在手內，朗聲說道，「諸位師兄和神山峪幾位好漢，昨晚的事，是我們江湖好漢

應該做的事，談不到恩義上去，無奈辛兒們怎樣抬愛，真出我意料之外，我又不懂得綠林傳下來的規矩，諸位跪在我面前，我已够不安的了，我如果不照諸位做，便闖大禍，不由我不順從三位意思，但是我李自成只有一顆赤紅的心交朋友，應該怎樣，能够使上千弟兄，和衷共濟，趨向光明，還得辛兒幾位主持一切，辛兒允了我這話，才敢喝這杯酒」，辛斑虎直挺挺跪在地上，默不則聲，後面跪着的飛星子說道：「，端盤的人，照規矩不能張嘴，現在只好我來替說，李兄事事光明磊落，句句金玉良言，同舟共命，至死不二，不論甚麼事，我們沒有不遵命的」，李自成喊聲「好」！一仰脖子，把這杯酒喝了下去，這杯酒味道與衆不同，是一半酒一半血屬和着的，據說這杯血酒，早先是用人血的，後來才用鷄血代替，李自成喝完了血酒，把令旗插在豬頭上，心裏才覺塌實了。

李自成喝血酒，插令旗以後，辛斑虎雙手舉起紅漆盤站起身來，向後倒退，到了大門口，才轉身出去，飛星子蝎子塊還有兩個披紅大漢，一齊站起來，照樣倒退了幾步，再一齊轉身出門，立時聽得外面屋上屋下，震天動地的歡呼了三聲，喊的是甚麼，却聽不真，片時，平台上步聲雜亂，黑壓壓從大門口進來了不少人，辛斑虎爲首，兩旁是飛星子蝎子塊，後面隨着雄糾糾的三四十名頭目，擠滿了一屋子，一齊向李自成跪倒行禮，爲首的辛斑虎自己，喊着名字，辛思忠飛星子蝎子塊率領全體頭目參拜寨主，「接着各頭目自己一一報名，齊喊「請寨主慈悲」，李自成也只好抱拳還禮，說了幾句冠冕話，頭目一齊退出門外，這套綠林儀注，才算完成。

盜亦有道，此話不假，綠林推截首領的儀式完成以後，辛斑虎飛星子蠅子塊滿面喜容而且嘴上立時改了稱呼，不管李自成年齡多大，聲聲口口叫着「大哥」，在李岩白九鶴等面前，又叫着「我們寨主」無形中李自成已成了辛家溝的主人翁了，在李岩白九鶴等冷眼旁觀，辛斑虎這般人，確非烏合之衆，這番舉動，並非做作，確是誠心誠意，奇怪的是李自成本是一個農家子，何嘗想做甚麼寨主，事情一步步擰得他，不由他不走上這條路，話說回來，李似成以乎天生的應該受衆人擁戴似的，不用說辛斑虎這般人，是出於感恩戴德，便是自己一般師兄弟中，講到氣度，性情，以及一切舉動，這位李師弟好像與衆不同，怪不得江湖怪傑的神一魁，一見李師弟，便自傾心，自己師傅活閻羅也常說，「李自成這孩子，決非池中之物，你們好好的扶持他，」照今天情形一看，師傅的話，真有點道理的。

這時辛斑虎向李自成說，「今天是我們全寨的大喜日子，照例不能殺人，王老虎權且讓他多活一日已經吩咐他們好生看守，今天我們要和大哥歡飲一天，我已經替大哥傳令，吩咐他殺了兩隻肥牛，十腔肥豬，連和大哥在一塊兒的幾位老少英雄，大家同樂一日，」李自成聽得有點詫異，嘴上依然喊着「辛家溝一無所有，川口鎮上也買不到這許多牲口，這許多肥豬肥牛，從那兒弄來的呢，」辛斑虎大笑道，「我們這許多人，便是不宰牲口，一天得用多少糧食，我早知辛家溝被旱荒鬧得多變成白地，我這許多人們過河來，最少也得預備把個月吃的，所以從山西一路過來，達到富鄉富鎮總得照顧他們一點，我們軍裝旗號，還是道地的官軍，用不着多費事，富莊戶主們自己爲替我們打點出來，到了贖口，我們上千

弟兄，除出每人一騎一栽兩匹馬以外，還帶着幾十頭健騾和肥牛，牛騾身上都駝着各種糧食，另外派幾十名弟兄，趕着一大羣豬羊，幾大身火藥，說起這幾車火藥，是得來的巧宗，路上碰着一批官軍，押解大宗火槍火藥，分運到河曲甯武兩處防營去的，我順手牽羊把他截留下來，現在我們上千弟兄，大約有四百杆火槍，辛家溝足可守一起，便是想把就近吳侯縣城拿過來大約也不難了，」李自成嘴上說好，心裏暗想，怪不得昨夜從三更以後一直到了天亮，才把這批人馬運進辛家溝，原來帶着這許多牲口和糧食，即此一端，這位辛斑虎，真是位有勇有謀的大臂膀，却向辛斑虎說，「我舅父和那位羅當家手下也有幾十名弟兄，不久還有高家溝一路逃來的全村老幼，大約也有一二百人，有了這批糧食，大家可以支持一時，不過以後還得想法，」辛斑虎笑道，「大哥不必發愁，到時定有辦法，現在請大哥領我去拜見高羅兩位，聽說還有一位綽號半截觀音的女英雄，昨晚爲了我們，假充粉頭，出力不小，我們也得道勞，及在辛家溝的都一家人，今天我們是普天同慶，大哥，我們順便把這幾位請過來，痛飲一場，」當下飛星子蝎子塊陪着李岩白九鶴等依然坐着，李自成和辛斑虎走下山嘴子，騎着馬去見高迎祥羅汝才，李自成一路過去，沿路來往人馬，一個個按着軍禮，挖身躬背，參見新寨主威風十足。

昨夜三義棧大功告成以後，半截觀音並沒有和辛斑虎見面，先回到義父高迎祥身邊來了，因此高迎祥羅汝才已知道李自成等的舉動，高迎祥自然高興異常，曹操羅汝才也暗暗佩服李自成的確少年不凡，可是第二天一見辛家溝佈滿了辛斑虎的手下弟兄，一個個年青力壯，背槍帶刀，大半還是官軍裝束，其

中許多頭目，居然還頂盔裹甲，宛然是一支精銳的官軍。高迎祥還不怎樣，有心計的羅汝才却暗暗吃驚，一想辛家溝是辛斑虎的天下了，自己這般人，馬上得另想辦法，後來李自成領着辛斑虎和兩人見面，辛斑虎對於高迎祥執禮甚恭，說話非常爽直，而且說出全體弟兄擁戴李大哥爲首領，已經舉行迎立寨主大典，羅汝才驟然得到這樣消息，不禁一喜一驚，喜的是剛才多慮了，驚的是，李自成時來福湊，竟有這樣魄力和胆氣，想起昨天自己主張慎重，認爲李自成等任性行事，怕得不到好的結果，不料竟被他們辦成了，此刻想起來，面上有點訕訕的，冷眼看李自成時，却毫無得色，反而暗地向他求教，說明被他們硬架硬捧，弄得下不了台，爲自己這般人着想，這樣做也未始不是辦法，勉強允了他們，李自成說得非常悲切，羅汝才這才心裏塌實，這才跟着高迎祥半截觀音，同赴關帝廟慶賀之宴。

這天夜裏，關帝廟山嘴子一帶，火燎燭天，歡聲四起，人多好辦事，行廚火灶，炙香酒氣，漫溢於山灣林麓之間，到處都是席地而坐，大碗大肉，猜拳痛飲的綠林好漢，關帝廟內三間石屋和廟外左右平台，也擺滿了酒席，在各處密洞裏搜羅來的大小桌椅，七拼八湊，居然也很像一回事，這其間，李自成是這場面中的中心人物，而且處在主人地位，又是新任寨主，上上下下都得張羅張羅，這却是他出世以來，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對於綠林裏的門檻，又是十足的門外漢，換一個人，難免處處弄得不合款式，但是李自成却認定這種無端飛來的寨主，是扶着鴨子硬上架的事，寨主是寨主，李自成還是李自成，周旋上下之間，絕不拿出寨主的身分，和一般頭目以至弟兄們，一味率真，一視同仁，他這一套，倒

弄對了，不到半天光景，辛斑虎帶來的上千弟兄，沒有一個敢輕視新寨主的，異口同聲，說是我們這位瓢把子是有造化的，昨晚三義棧這一手，想起來也夠懸虛的，辦得一個不巧，關係着多少性命，沒有造化的人，那能辦得這樣乾脆。

關帝廟兩面平台上，是頭目的酒席，廟內首席是高迎祥，次之是羅汝才，半截觀音，李岩，白九鶴，李過，李錦，下面是蝎子塊，飛星子，辛斑虎，李自成算是主席，這一席酒，大有山寨聚義之意，大家正喝得興高采烈，意氣飛揚，那知道舉極生悲，禍事已到，廟外守衛的弟兄們，進來稟報，說是「外面有一男一女，自稱蕭老二蕭二娘，有急事求見，」李自成慌說，「是自己人，請他們進來」一面又吩咐添設座位，原來一陣風九節狸夫婦從外面探事回來，一進辛家溝山口，便被看守的人阻住，幸有幾個獵戶也在山口，替他們說明來歷，才得進來，從獵戶口中得知一切，才來到關帝廟外，又被守衛阻擋，廟內李自成招呼以後，才得進門，見了眾人，夫婦二人坐在李錦肩下，向辛斑虎略一周旋，立時向首席高迎祥說，「我們兩人，改裝鄉民，在米脂綏德一帶，探得天保山寨主王嘉元和鉄角城寨主蓋天飛合謀大舉，率領部下二十多人，已經佔據了府谷縣，大貓鷹神一元二貓鷹神一魁聲勢更大，勾結甘肅譚變官軍四千餘人，破了甯塞，殺死參將陳三槐，正在圍攻靖邊，邊關一帶，綠林紛起，已經大亂，聽說總兵杜文煥，副總兵張應昌曹文詔星夜調動勁旅，分頭向府谷靖邊兩處進兵，同時叫們鬼見愁山溝和艾同知兩擡事，也有人紛紛傳說，王府衛士首領嶠山二怪已探出我們隱匿之所，就近會同延安知府張鞏，參

將黃九鼎，都司艾穆，調動大隊官軍，由夔怪四傑嚮導，不日到此，想一鼓殲滅我們，此事大半可靠，我們特地趕回來，通知諸位，好作準備，」大家正吃得興頭上，一聽到這樣消息，未免覺得掃興，高迎祥神色目若，哈哈大笑道，「要拿高某腦袋，何必這樣大做」，辛斑虎飛星子蝎子塊三人，早由李自成等告知到此原因，一聽這樣消息，辛斑虎向李自成笑道，「我們有這多好漢在此，怕他何來，就怕他們不敢來，這是我們發利市錢的機會到了，」當時大家商量迎敵之策，暗暗定了計劃，分頭佈置，等候官軍到來，辛家溝怎樣抵抗官軍，續集再行發表。

（第二集終）

